

教育叢書

唐現之譯

# 歐洲新學校

一九三一年一月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 譯者贅言

本書譯自 Carleton Wastburne 與 Myron Stearns 二人合著的 *New Schools in the old world*。直譯爲舊世界的新學校，其實這個譯名未嘗不可以用，只因在美國人看來只有歐洲才是舊世界，因此不得不照他們的意思譯爲歐洲的新學校。何況本書所記的新學校只限於歐洲咧。

本書除結論外，凡十二章，每章記一個學校，文體是參觀記，把他們幾人在歐洲各國所參觀而可以作代表的學校，用簡單的筆墨將各該校的特色不蔓不支地表現出來，看來是短短地幾篇記事文，却能夠將各校的實施在教育原理上的意義，明確地，深切地表現出來。這一種的寫法，非對於教育原理有深切的見解，對於教育實施有豐富的經驗的人不容易做到。閱者幸勿輕意地讀過。

本書十二章，每章固有每章的特色，可是愈到尾後愈好。十一和十二兩章所記的兩校，其設施，其理想，真是神乎其技，比我們所夢想的學校還要令我們滿意，假如這不是參觀記，或許讀者要以爲是著者杜撰的烏托邦。總之這十二篇參觀記都值得有心



於教育的人們一讀，不過是愈到末尾的幾章愈好，如果讀者工夫太忙無暇把這冊書讀完，至少限度也請把最後幾張流覽流覽。

我國的教育至今尙脫不了「東施效顰」的窠臼，始而日本，既而美國，那知現在他們已經有許多教育家早已詛咒他們的教育之不對了，他們已經在大聲疾呼地要打倒現行的教育了。美國近幾年來頗努力於教育改造的運動，且有不少的實驗，其實驗的結果，也確實可觀。然而你看他們是何等的不自滿足，我們只要隨便地一翻閱本書，便可以見到著者是何等地不滿其本國——美國——的教育實施。他們在本書內所責備美國教育的地方，我們都可以用來作責備我國教育之用，他們那種勇於自責的勇氣，真令人佩服，請看下列一段，漢堡的教員對他們所說的一番話，便可以知道：

「我以為那是美國與德國不同之點，在你們那兒，美國，你們以為各事各物都已安排好了，你們以為那永遠不變的情況，教育你們的兒童，你們希望你們的資本主義的，工業主義的社會繼續着不變，因此你們為要使你們的兒童們在這固定的社會秩序中有效地生活着，乃為他們作一種合於科學的預備。在我們這兒，德國，便不相同，我

們不知道「將來」對於我們是怎樣，我們所要學的，只是深切的觀察，我們認為最精要的事體，便是各人的個性的自由，每個人的靈魂之自然的開展和擴張。

譯者譯本書，並不是說，我們不應當效法日美，而當效法歐洲，這又是錯了。教育是一種單方，是要因地因時而致宜的，借鏡則可以，效法則不必，何況歐洲的學制其腐敗更有勝於日美的呢。本書所述的各校都是反對現行學制的，他們都是教育上的革命先鋒，所不同的，是有的很澈底，有不甚澈底，而其反抗現行學制則一也。第十章述漢堡某教師的話，說，「不！我們這種辦法，不是對於學制的小小改革，乃是革命。」我們要知道，今日各國通行的學制，不論東西，都日見其不適宜了，要求打破的聲浪已經普遍到全世界了，返觀我們尚有不少的人利用現行學制作升官發財的捷徑，尚有許多學匪利用現行學制榨取青年的金錢，麻醉青年的靈魂。

譯者並不是說這十二個學校的辦法都是對的，或許他們完全不對的，然而他們有一種精神確實使得我們佩服，那種精神，便是不甘於目前的教育設施，而要自闢蹊徑，他們的確是教育界的先進的，確是黑暗中的曙光，他們或許不及將來天明後的中

天皓日。

現行學制，把個性埋沒了，把才能摧殘了，然而這些學校都很注重個性和才能的。現在我們也用不着多行，只看巴古里如何教育他的殘廢的兒童，便可以了。「巴古里已經得着探尋每個兒童的蓄能和誘之而出的秘訣了，不論這種蓄能是音樂，是幹才，抑是手藝，他都給他找一條出路，他可以使殘缺的身體表現出優美的精神。」巴古里對於兒童們那種深切的信心，是於他的成功頗有關係的，他覺得大多數的兒童是**有好幾種才能的**，而每一個兒童，那怕是一個殘缺者。至少也有一些，所以他的問題是**發現和發展這些特殊的才能**。他藉他的生活的設計教學法，以考察兒童之所長……  
「真的，他的殘廢的兒童們，在旁人看來是毫無用處的，然而一到了他的指導之下，便通通成了專門家了。」<sup>能</sup>

適應個性，發展才學，我們已經聽得不少了，總以為是沒看多大的意義，以為是教育家們造出來欺騙後生小子的，再不然，也只以為是對聰明的兒童教快點，對不大聰明的兒童教慢點，對有能力的兒童教多點，對不大有能力的兒童教少點，這樣便算能

事，殊不知學校的教材和方法果真能因材施教，不特使人各盡所長，使社會多得有用的分子，實在，且能够堅定各人的信心，鼓舞各人的向上心，給與各人的人生興趣，培植各人的正當人生觀。

山德生的公學有位教員說：「我們從沒有讓一個學生失敗，如果他對於學習古典學科不大適合的時候，便讓他多學點近代語和科學，如果他對於這門功課不大跟得上，便叫他另試一門。剛才我這裏有一個學生，他幾乎什麼東西都幹不來，他沒有自信力，可是我們發現了他有工匠的才幹，於是乎，我們叫他去造外面那座小工廠，我們叫幾個工人受他領導，他便挽起袖子同他們幹起來，他做這件事體非常的有興趣，居然在聖誕節的一天，他都不休息，在成功那天，他做到晚間十一點鐘，成功之後，他又是在裏面開工的第一人，自做這些工作之後，他有了自信力！並且得到了同學們的信心。」

「我們對於我們的學生，第一是找出他的才能之所在，其次發展他，我們並不把同一的教育給我們所有的學生，我們盡力去發現他們各個的才能，而使他充分地發展。」

一個殘廢的人，殘廢到沒有兩手總算是殘廢得可以了，在我們看來這種人簡直是廢物，叫他早早地死了還乾淨些，免得在世界上受苦，那裏還認他有什麼才能，那裏還設法去發展他，然而真正的教育家便不同，他不特要使自分無用而流入悲觀的殘廢兒童，認識了他的才能，發展了他的才能，並且使他覺得人生的樂趣。這，我也不用旁徵博引，請看無手的佛蘭錫克自述，便明白了。

「我不只一次，乃是時常地這樣想道：爲什麼上帝忘却了我？他是不是因爲缺少泥來做我一雙細小的手呢？如果他把我做完全，爲什麼他要將生命付給我？」

「我一想起我的前程，我便覺得可怕，唉，何等地可怕呀，我心中十分地覺得憂鬱，唉，何等地憂鬱啊！我坐在大路的旁邊，一個僅僅十歲的哲學家，乞討着，打我身邊走過的人們，看見我敏捷地用腳抬起他們所擲下的錢，無不嘆爲新奇，唉，一個人終歸是能夠學的呀，這樣地在塵埃中坐了又坐，終不免於乞食……」

「可是我坐在路旁，乞討着，想着：你將每天都會這樣地坐着，一小時一小時地度着你那更慘的生活，因爲你不能做工，呵！這是何等的可怕呀！」

「我不要這樣，不要，永遠地不要……」

「我請求「他」因為「他」管理着自然律，保佑我的腳，因為我的先生，和我要叫他做工呢。」

「工作，你這美好的工作，你這使我忘了痛苦的工作，我感謝你！」

其次我們且談師生的關係，中國人一向是尊師重道的，最初想係因為有道而被人尊之為師，後來便沒有什麼「道」也擺起師的架子，說什麼師嚴而道尊，在五四以前這師的假面具沒有給學生抓破，所以學生都怕先生，雖然有不怕的也是例外，五四以後，便變為先生怕學生的時代了，其實這兩種的怕都不對的，人根本使用不着怕，有怕的社會不是健全的社會，有怕的學校不是良好的學校，我們理想中的學校，應當有「一個自動的兒童社會在這裏面，學生們和教員們是同等的，教員不是高高在上的，乃是其中的分子，他是他們的朋友，是他們的顧問。」

「教師是一個活動的教唆者，是一個興趣的刺激者，是一個兒童自願從事的工作的幫助者，而決不是一個普通的教書匠。」



再請看歐危爾說：「我們當教員的，其所以能和學生們做朋友者，唯一的方法，便是不要擺起那發號司令的架子。一經做了他們的朋友，便能够把我們最好的給他們。我們知道要給學生們以自由是要有決心的，要能忍耐的……」

現在我也不多說了，好在這本書已經到了讀者手上，在兩三小時內本書的內容便全給讀者通通知道的，不過我在此尙有一句話已如骨互在喉，不得不說，說了又恐怕得罪大人先生們，然而不說，終歸放心不下，所要說的是什麼呢？便是令人皆思不得其解的大規模學校的運動，也即是不分皂白的學校合並政策，這種政策有什麼好處呢？是不是美國的學校學生多，我國的學校學生少，不得不合並以勉強地效顰呢？我們知道美國的大規模的學校學風是不大好的，要想他們比得本書所記得各學校的情形到，那是萬萬不能的，爲什麼不能呢？那便是這些學校的學生都是比較地少的，有的人必定說，大規模的學校可以多設選料適應個性，在我們看來這簡直是欺人之談，大家都知道，中國學校之辦選料與其說是適應學生，不如說是位置教員，至於對於學生，在大規模的學校裏，教員連學生的姓名都不知道，如何知道他的個性，有人說可以節

省經費，這又是欺人之談，其實是在各校的校長之上添一個太上校長，這一筆錢，無論如何是多花出來的，如果講節省經費，像巴古里的學校才真正地節省經費咧。

這贅言未免贅得太多了，不過尙有幾句要向讀者道歉的話，須得說一說：這本書不是一本什麼名著，只用譯者看到有趣，並且覺得有供諸同好的必要，便於每晚花一二小時，與同房的朋友們一邊談笑，一邊翻譯，如此弄了四十天左右，便把牠譯完了，這樣譯出來的東西，當然不敢希望牠有什麼功，但求牠無過，已是十分地心滿意足了，然而譯者殊不敢說沒有錯處，仁人君子，如果發現了有不妥的地方，請不吝指教，但千萬不要謾罵，因為我不是什麼大人先生，仁人君子們罵了我，可以使你們身價十倍，聞名四海的。

譯者識

歐洲新學校

## 著者自敘——致爲父母者

這本書所記述的是散在歐洲各國的十二個先進的學校。偶然略微一看，似乎是  
很簡單的——僅僅是幾個海外的先進的學校所從事的事業的一個速寫。可是如果  
你以關懷着你的孩子們的教育的心來讀此書的每一章，你將覺得牠所敘述的是重  
要的了。如果每當你發覺這些學校發展其兒童們的良好性格的方法的時候，你一  
注意其所用之方法與你的孩子現在所在的學校的方法之不同之處，你便會感覺到  
本書所給與你的不少，而且你每次所發覺的不同之點——即是歐洲進步的學校和  
美國正統的教育之不同之點——無論在方法上在結果上，都是很大的。

教育世界的新時代已經發出了曙光了，各個兒童自主獨立的時代就會到來了。  
這些站在高處的學校，是最早地瞥見這新時代的曙光的，這些先進的學校當中的幾  
個雖然已經接受了這最早的曙光的異彩，可是其他的幾個尙沒十分地清醒。可是在  
下面，大多數學校所在的谷中，却仍然爲茫茫的長夜所管領着，並且這長夜尙不是安  
眠的長夜，乃是一場糊塗的長夜。在這兒，有良心的人們因爲暗中摸索，對於兒童不免

虐待。在這兒，因為黑暗，不知道兒童個性之差別，而只有一律的看待。

所注入他們的是一些乾枯的事實，沒有能力去分別他們的興趣與慾望，也沒有能力去分別他的心思與性情，其結果便是一羣一羣地由這一學級驅到那一學級，並不把他們養成爲更好的人類，反強迫他們如鸚鵡式地學習，爲要多多地給與他們以心的練習的緣故，以致忽略了他們的才能，所謂心的練習通常都是乏味的，有時是無用的，有時甚且是有害的。有時候，他們畢業出校，反不及如果他們完全不入學校，那樣地自信和快樂，能夠獨立思想，能夠應付生活問題。

我們要了解這種情形，在有的人看來已走上厄運的情形，我們須得要追溯到過去的歷史才可以。

當美國尚有許多地方未完全開闢的時候，正式的教育是不甚重要的，知識是由森林田野中來的，是由日常需要和工作中來的，是父母兄姐朋友中得來的，學校於家庭 and 戶外所受的教育之外，只須補以讀寫算之訓練和極少的普通而精要的知識，便可以爲日後在任何複雜的社會中謀得良好的生活之用，至於爲那些想將來從事專

門職業的人，雖然是在殖民時代，也有「高等學府——阿卡登彌和專門學校——」之崛起以應他們的需要，他們注重從政的，法律的，醫藥的古典知識，並且稍微涉及我們所謂「文藝的教育」或文藝。自此以後，我們的國家已漸漸地發展起來了，各城市如春菌般的澎漲，我們已進到一個科學的發展的時代，已進到一個輪船、火車、電話、電報、無線電、摩托車、飛行機的機械的時代了。在這些的上面，我們建築了一個繁複的上層的產業，一些新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需要，我們今日的學校便從這樣的社會生長出來的。

同時我們實行普及教育的實驗，以應這新的無限的繁複的社會中未來的分子的需要，學校的人數加多，至少似乎變為一天重要過一天，學校的時間加多，課程也一點一滴地變更以滿足這新經濟的要求。

可是我們要知道：美國早年時代的各學校，與現在的學制比起來，不過是一種補助品，牠們所供給的，乃是於校外所得的生活知識和才能之外的學問。至於目前的美國各學校其範圍的廣大，遠非我們的先人所夢想得到，牠們是給兒童們作生活的預

備的。

美國的公立各學校在過去的半世紀當中是經過大大的變更的，而牠們所給與兒童們的教育的需要也有所變更，甚至其變更比學校的變更還要快。在從前的時候，舉凡獨創、自立、負責、品行、工作的能力、合作的性情，大部分都是在校外養成的。小小的紅屋學校，所供給的是讀寫算的知識，和一點兒自制的訓練。現在我們希望學校應當要負起培養品行和獨立思考的能力的責任，那知牠們尙保守着相沿下來的老辦法，在教室裏供給些不能達到這種目的的教材，這不能不叫人痛心而失望的了。

我們爲要得到新的啟示的緣故，爲要得到解決近代學校所遭遇的重大問題的幫助的緣故，如要如何藉算術地理等學科以培養普通知識，創造才能，自助獨立，同情了解等德性的緣故，非借鑒於歐洲先進的教育者所辦的新學校和新方法不可了。

教育是國家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普天下之的人性是有不少相同之點的。比方說：蒙台梭利在意大利發明了各種讓兒童們自己教自己的方法，我們當學到牠，並且用之於我們學校內，以造福於我們的兒童。德可樂里在比利時，比蒙台梭利更進一

步創造了些新的教具，和更能自由活動以適應各個兒童的教法，我們當然要知道牠，要利用牠。蒙台梭利的方法，已由新英倫達到了加利佛尼亞，他的大名業已家喻戶曉了。可是關於德可樂里的方法，我們所知道的便未免太少了。伯德里斯的事業給男女同學以一個新的估價，這也是我們所應當知道的。米斯馬肯德在倫敦貧民區之驚人的事業，使我們知道在我們的設計教法之外尚有儘量擴充的餘地。凡此等等都是我們所需要的。

本報告所記載的事實，不是學校的普通的設施，凡是要要求着光明的人們，看清了他們周圍的黑暗的人們，最好是把他們的眼光轉到這些已有曙光的學校上來。

我因為要研究爲我們所熟知的美國實驗工作之外的各校的實驗情形；要考察這些學校的教員們所見到的教育的新時代；要觀察已沾這光輝的福澤的兒童們；於是我和我的妻及兩位同事，離開學校，到歐洲去參觀各實驗學校。

在那兒，我們發現極有興趣的事體。歐洲的人士因為飽經事故和大戰所引起的極大的變動，對於培養出現代成人的教育之不滿，更甚於我們美國人。



歐洲有各種的教育實驗，但很少的是嚴格的科學的實驗，其中有許多是以全力去謀各個兒童的充分的發展的。

這本書不是專門學術的著作，也不是一個科學的研究的記載，也不是要批評所記述的各種實驗。我們在各校停留的時間都很短，既無時間又無辦法做一個精密的研究，也沒有打算再做個完滿無缺的記載。因為我們所要的不是科學的研究的材料，或詳細無遺的記載，乃是可以作解決我們某種問題的借鑑，和足以引起我們的新思想新努力的刺激，對於各處的情形想要多多地知道一點的讀者，請讀下列各種有趣有價值的書：

*Bedales*, by J. H. Badly

*Individual Work in Infant School*, by Min Jessie Mackinder.

*The Decroly Method*, by A. Hanraide

*The Dalton Laboratory Plan*, by Evelyn Doney.

*Sunderson of Ounple*, by H. G. Wells.

*The New Education in Europe, by Fredrick W. Roman.*

*The First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eachers College.*

這些簡篇的速寫，其目的在求獲得這些前趨的學校的根本精神，當然這些學校不免於有缺點和拘束，可是每一所的見解，每一所都可以作我們教育後輩時所遇到的問題之解決的借鑑。

歐洲新學校

目錄

譯者贅言……………一一〇

著者自敘……………一一八

一 古代廟堂中的近代光明……………一一〇

二 達爾登制所由傳佈的學校……………一〇——二二

三 一個仍然年青的舊的「新學校」……………二二——三三

四 嬰兒自己教自己……………三四——四〇

五 自由的工作場……………四〇——五七

六 比利時德可樂里事業之一瞥……………五八——七三

七 荷蘭之人道主義者的學校……………七三——七七

八 合作的學習……………七七——八八

九 瑞士的新學校……………八八——九五

十 敢於給兒童完全自由的學校……………九五——一二二

目錄

一

520.94  
351  
2

十一	捷克斯拉夫之孤兒王宮	一一二——一三〇
十二	自食其力的殘廢兒童	一三〇——一五一
十三	結論	一五一——一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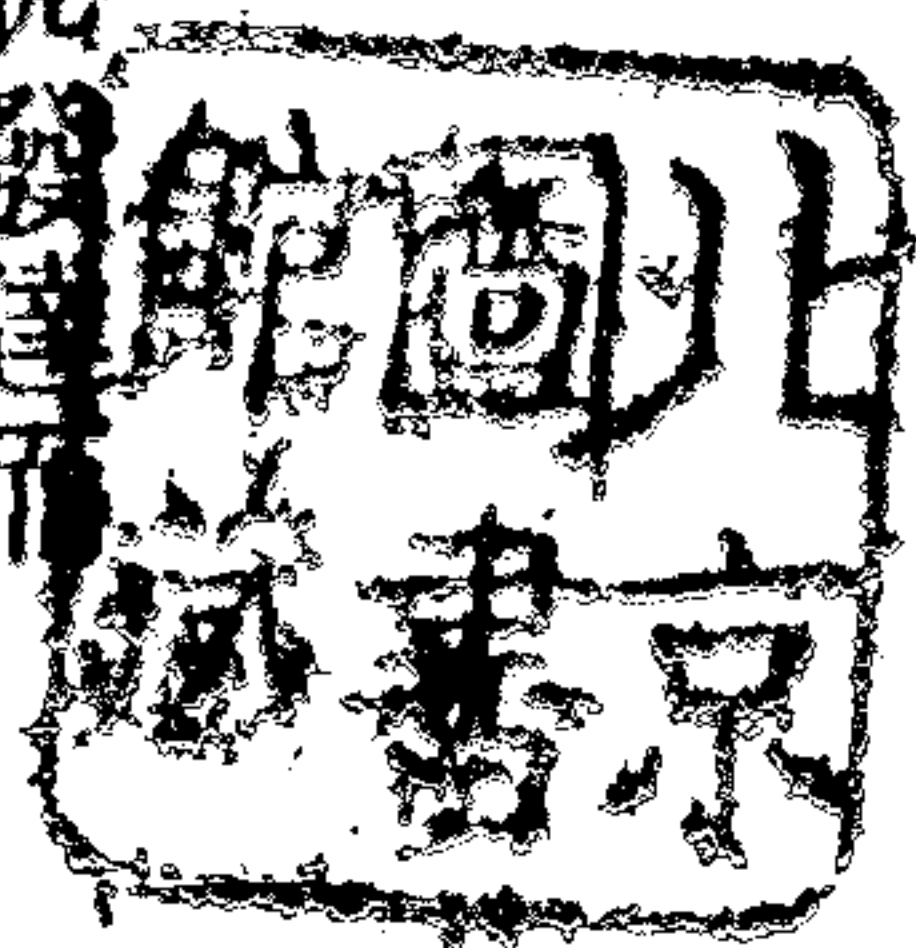


# 歐洲新學校

## 第一章 古代廟堂中的近代光明——翁多學校

各種重要的教育實驗都可以在英格蘭發現，不過有的很發達，有的不甚發達而已。因此我們覺得很高興，因為我們在英格蘭可以大體地看一下，將來到大陸各國所要參考的各種實驗。我們發現很多學校都能把新的接在舊的上而而不現出痕跡。我們發現很多學校能把許多活動，相當的自由，和良好的生活條件極平均地排列在一天以內，以充分地發展各個兒童。我們在倫敦的貧民區發現了一個擁擠的學校，他裏面的先生，每一個人甚至要照顧四十五乃至五十個的兒童，可是兒童們的個性是被注意着的。我們又在孟撒斯得附近發現了一個大膽的實驗，那裏的教師們，為謀各個兒童的發展起見，幾乎曾給他們以完全的自由。

在英格蘭上流社會的子弟所進的自古相傳的中等學校，叫做什麼「公學」，當然這裏所謂「公」，與美國人之所謂「公」，其實是相差很遠的，牠們的濫觴是起於



爲公子王孫而設的高價的寄宿學校這類公學的大多數，其守舊的習慣，好運動的風氣是在全世界所有的學校之上的。拉丁文和希臘文在他們看來是優秀子弟們的唯一課程，而那「近代的方面」(Modern side)，即是那包含近代語和科學的課程，是傻傢伙才學的。

以上所述我對於公學的種種觀念，都給一個極優秀的，有天才的，有學問的，最古舊的公學的校長解除了。講到此地，我們不得不先說及英國的「大禮堂」，牠裏面是給孩子們朗誦拉丁的祈禱文的。最早的大禮堂建築在羅曼人的征服以前，至今尙有他的遺址可見。其餘的則通通是中世紀所建造的。爲好古起見，他裏面是黑暗的，一個外國人跑進去，去看一看，倒頗有趣味的。要是把他當作一個二十世紀的活的孩子們所居住的地方，那就未免太憂鬱，太暗澹了。

可是在英格蘭的一個公學裏面，這樣的氣象給他打破了。爲教育起見，裏面已裝置近代的電燈。這便是威爾士先生(Mr. H. G. Wells，著世界史大綱的威爾士)，在所有英格蘭各地經心選出來以送其親生的兒子去受業的學校，也即是在他的山德

生校長傳中充分地描寫的學校。

近來，在美國，「橫的才能」(Horizontal ability)和「縱的才能」(Vertical ability)兩個名詞已經在教育方面通用了。他們的意義本是不大清楚的，可是他們在教員方面，和兒童方面，能够表示出重要的分別，這是漸漸地給大家承認了的。據心理學家說：一個孩子只能死板板地學習他的功課，縱然能够背得出他所記憶的，可是不能應用其所學於實際方面，那麼，他只有「橫的才能」。在另一方面，一個孩子能够做，能够應用他的知識於生活，能够應用所學的算術於實際的簿記，應用其物理學的，機械學的知識以修整一個「摩托」，那麼，我們說他於「橫的才能」之外，尚有「縱的才能」。粗淺的說來，這兩種才能的分別是：一在只由書上知道關於一架汽車的知識；一在不特知道，並且能駕駛，或一看便明了某一架汽車的構造。一在只知道用拉丁文以應付教室裏的功課爲目的；一在能够於讀英文文學時遇到一個生字，而以拉丁文的字根去推測其意義。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或者可以這樣說：一是純粹的知識；一是應用的知識。目下美國各學校的極大的缺點是：不特缺乏傳授知識的才能，並且缺乏應用知識



的才能。（這是美國人責備美國人的話，若把中國的學校和他人比較起來，恐怕更要愧死！——譯者）大家都知道，美國的文法學校的畢業生，乃至中學畢業生，所受的教育多半只是「橫的」，就以各處的大學畢業生而論罷，他們雖然有很高的榮譽，可是他們沒有得到「縱的才能」，他們除了死記彼此沒有連貫的事實，和把他們歷年所積的東西依據畫葫蘆地去教人，沒有其他本事，這種情形是常見的。哈船周報（*Harpers weekly*）的主筆哈卜古得（Norman Hapgood）對於「文雅」（*Culture*）曾經下了一個動人的定義，他說：「文雅是應用知識於生活的才能。」要是照這個定義去解釋「文雅」那麼，美國各學校的畢業生沒有「文雅」的，便未免太多了，因為他們缺乏了這難下定義的「縱的才能」。

在美國爲補救這種缺憾起見，一方面，在前世紀的末葉，各學校曾有一手工訓練「運動之提倡」一方面，有大規模的工業中學之設立，牠裏面有鍛冶工作，有家事科學等等，可是他們沒有十分達到補救這種缺憾的目的，其原因或許是沒有把教室的工作和工場的工作充分的銜化所至；再加之，他們的教法仍然保存着一向的老規矩，沒

有改變，以至手工訓練成爲一種不相關連的功課。

現在我們發現，翁多公學的辦法可以幫助我們；他裏面並沒有什麼新奇特異的表示，他却能把上述兩這背道而馳的教法連成一氣。在翁多每個兒童都要做一些可以發展其「縱的才能」的工作。那是真的，古典學科的學習和科學或手工科之學習是極不相關連的；可是，他裏面的學生，那怕就是習古典學科的學生，通通都要受幾種機械學科的教育。在美國許多學校，也同翁多一樣，讓學生們選習古典學科或科學的學科；而他們不知道，照翁多的辦法是：凡選古典學科的學生，至少非習得一些關於機械的知識，和使用他的方法，是不准畢業的。他的理由是這樣的，如果拉丁文是兩百年前所有的學生必須學習的功課，那麼，關於機械的知識不見得在今日是完全無用的東西。其次便是：工場的工作對於選習古典學科的學生，是要保持他的平均的發展，是要防止他變爲單有「橫的才能」的一類的學生。再其次便是：這兩種學科的聯合有一種職業指導的價值，做學生的可以發現他是否高興機械的工作，是否把他做的好。

翁多公學有工作場，有實驗室，其設備的完善和美國的最好的工業中學一樣，而

遠非英格蘭其他的中等學校所可企及。每個學生，不問他是習古典學科的，抑是習近代學科的，必須於十星期中費一星期的工作於工作場中。在這個一星期內，他替學校造傢私，也費一二星期去學打圖樣，一二星期去學習把這圖樣做出來，一二星期去學鑄造，另一二星期學鍛冶，再一二星期則在機械場工作。這樣做下去等他完結了翁多的學業之後，他便有了金工木工的基礎了，他不特能够做玩具，並且能够造傢私，和科學儀器以供學校之用。在他們閒空的時候，他們尚可以在工場中做他們自己所要用的東西。

我曾逐一地向學生們問過，問他是否中意做工場裏的工作。通常都是這樣地回答的：「不錯，但我們還希望十個星期中只一個星期在教室，九個星期在工作場呢！」在實驗室，我們對於學生，對於第一等的設備，和教法，都發生了真切的興味。他們教化學雖然仍然保守着鍛練學生的心思的觀念，而不是授與有用的知識和技術給他們，然而，他們的化學上實際的應用是很多的，學生自學的自由是很大的。

在生物的實驗室裏所持的理想却恰恰相反。一個年青的教員說：「我教植物，並

不是照通常教植物那樣教法，只要你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和我的學生們可以用全副精神去工作，去提出實際的問題，而設法解決之。我們到野外去，或許見着一株樹生了病，我們取他一部分回來，放在顯微鏡下觀察，同時參考書籍，找尋醫治的方法，再到外面去醫治那樹，於是乎，我們得實際地應用我們的知識。或者是我們發現了我們所要栽種的土地之所以沒有收穫，是因為缺乏了水的原故，於是我們便去開一深溝，真的，這些英國的紳士們的兒子是很高興去開溝的。」

他很熱心地繼續講下去，說植物園中有很多種植的範本，他指示陳列室裏學生們所做的動植標本給我們看，他又指示一個豬的骨格給我們看，這是死在田野中的一個豬的骨格，由學生們用石灰埋着，後來由一個學生把他取出來裝置好的。

他們這種動植物工作的成就，可以與美國的農科大學並駕齊趨，比如說，威斯康辛大學的教員們仔細地到該州的各縣去和農人接洽，這樣他們可以與實際的農業問題接近，等他們回到教室裏的時候，便把這些問題提出來，於是學生們使到學校的農場去實驗，這幾乎和翁多的學生實驗醫治植物的病的一樣地切近於活的農業問

題。

這兩個學校的辦法，都比普通一般學校教授動植物要強些；因為普通一般的學校，只是靠在已經教過的範圍內去找例證；而他們這兩個學校，則先有活的問題，然後便藉求這些問題的解決以進行教學。

另一個教員告訴我，他們的同事們如何地努力以求適合各個學生的個性。他說：「我們從沒有讓一個學生失敗。如果他對於學習古典學科不大適合的時候，便讓他多學點近代語和科學。如果他對於這門功課不大跟得上，便叫他另試一門。剛才我這裏有一個學生，他幾乎什麼東西都幹不來。他沒有自信力，可是我們發現了他有工匠的才幹。於是乎，我們叫他去造外面那座小工廠。」（他用手指着約有一間教室那樣大小的木角給我看。）「我們叫幾個工人受他領導，他便挽起袖子同他們幹起來。他做這件事體非常的有興趣，居然在聖誕節的一天他都不休息，在成功那天，他做到晚間十一點鐘。成功之後，他又是開始鑄造的第一個。自做這次工作之後，他有了自信力，並且得到了同學們的信心。」

我們對於我們的學生，第一是找出他的才能之所在，其次發展他。我們並不把同一的教育給我們所有的學生。我們盡力去發現他們各個的才能，而使他充分地發展。

山德孫最大的唯一的貢獻，便是尋探每個學生所能做的，高興做的，而能得到自信心的。一些東西，美國的學校因為束縛太多是不容易達到這個地步的。那能給兒童由自己成功以得到自信心的學校，決不是遵照普通課程的學校，乃是能猛進地以解決教育上最大的問題的學校。所謂最大的問題，便是教法的問題。教法不僅在使學生獲得乾枯的知識，乃在使學生習得成功的生活。

翁多雖然有了不少的優良工作，可是其教授拉丁文，希臘文，教學的方法，仍然是保留著自中古時代以來所用的老法子。在這方面沒有一點生氣，沒有一點近代精神的朕兆，完全和古代的，腐敗的，許多英國的紳士們遣送其子弟所入的公學一樣的。

只有在歷史的教法上染着了一點近代主義，努力訓練學生們自己到圖書報去找尋歷史的節目，甚至要他們自己做各歷史時代的卡片。然而這種工夫未免過於繁重，不能長久繼續下去。所以當我們去參考的時候，是用着照例的乾枯的演講法，教員

很費力地去註解，問或簡略地回答學生的問題。又是，我們也見到過他們的卡片，和他們預備到圖書館去參考的工作的計畫。

這個學校在學校的本身方面是個十五世紀的產物，而他的工場和實驗室的活動則是自山德孫到校的時候才有的。山德孫校長是一個有廣大眼光，充分的精力，進步的思想的人。他是在我們到校參觀之前的春天去世的。

翁多學校是一個美國近代工業中學的最好的方面，和英國教育上的守舊的方面的使人驚怪的聯合，是一個毫無生氣的名士派和一個充分的人文主義的聯合。在一種彫謝的舊的制度上，接上了一些新的優美的枝葉。

## 第二章 達爾登制所由傳佈的學校——司凸奈陳喜爾的女子中學

無力送其子女入用費多的公學的英國人，便送其子女入學費較輕的中學校。開始從事遐邇聞名的實驗工作的學校，便是一個這樣的學，也就是倫敦司凸奈陳喜爾 (Streatham Hill) 女子中學。他的校長是未斯巴塞特 (Min Rosa Basset)。他的實驗工作是由美國歸去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達爾登制。達爾登制縱然沒有十分完全，

可是他已明顯地表示一種新的教育理想，在發展責任心一方面，他已有了長足的進步。他叫兒童感覺到他自己對教育所負的責任，而不把責任推到教師的身上。在發展自出心裁的能力一方面，他也有所幫助。

提及他的產生，我們便會想到蒙台梭利女士的影響，女士有深刻的獨到的眼光，他曾堅決地主張兒童們應有相別的發展，和相當的自由。他深信如果讓兒童們在經過細心預備的環境中自由選擇事物，他們所選的必定是最有益于他們的生長的。他主張兒童一經對於一種活動發生興趣，切不可去妨礙他，倒要鼓勵他在長時間裏面對於他所做的事體專心致志地幹下去。所有這些要素在達爾登制裏面通通具備着。

一九一五年蒙台梭利博士曾將他的工作在舊金山的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中演示過。打理這個演示班的便是一個美國女人，這女人就是米斯帕克黑斯特 (Miss Helen Parkhurst)。

恰好那時候舊金山有一個美國教育家早已見到了這種光明，他曾替他宣傳鼓吹。這教育家便是該州州立師範大學小學部的主任，名叫把克先生 (Frederick Burk)。



他曾費了好幾年工夫去做表示讓兒童隨他們自己的快慢前進的好處的工作。他這種辦法對於反對刻板式的方法有極大的影響。因此引來了帕克黑斯特。

在寢饋於蒙台梭利的理想中的米斯帕克黑斯特和把克共同研究之後，便聲聞遐邇了，我很僥倖地曾參加過他們的討論會好幾次。後來把把克的方法改變了一些，即是讓兒童們自己負責分配他們每日的大部分作業時間。我信得過，由此也產生了一些達爾登制的方法。

米斯帕後來離了舊金山去到紐約的一個小規模的私立學校裏實驗他的計畫。該校的一位該助者克倫夫人——參議員的太太——從麻色秋塞特來看他。這位太太給米斯帕一個機會使他得在麻州達爾登的中學試行她的思想。

巴塞特便是受了這個學校的感化的。在他自己的學校開始實驗，再到美國參觀帕克黑斯特在達爾登的工作，以及美國其他的實驗，因為他在英格蘭十分賣力地宣傳，於是達爾登制遂成爲各處教育會議的主要節目。在巴塞特的事業大大的聞名之前，我們美國人很少知道達爾登在什麼地方，這便是說不知道他的教育上的實驗。

現在讓我們記述我們所看見的米斯巴塞特的學校。我們進到一個大的研究室裏面，看見許多女生在那兒自習並沒有教員監視他們。由這個大研究室可以通各教室和校長米斯巴塞特的辦公室。我走到一個女生身邊，他正在大研究室裏學習，由他的肩膀上看過去，看見他正在學歷史。在他隣座的那個正在做代數題。我問他，為什麼原故各人所做的工夫各不相同？他回答說：

「我們可以隨我們喜歡學習什麼便學習什麼的。這是一個『個人的時間』（individual period）」

「什麼叫做『個人的時間』？我問。」

「是一個我們自己隨意選擇學習什麼的時間，或到任何實驗室去的時間。」

「實驗室是什麼意思？」

「啊，那就是一個普通的教室，教員在那兒預備幫助你做他所指定的功課的地方。」

「你何以知道你要學習什麼呢？」（我故意裝作不知道這種辦法的樣子。因為

我想知道小孩子對於這種制度的見解是怎樣的。」

「我們有我們的功課『指定表』(assignment sheet) 他告訴我說。『你看這張表嗎，我們依照他學習所指定的一個學月的歷史課。』

我看見那張表是張複寫的表，包含四星期的指定功課（每四星期算一學月——譯者）。每一個指定有一些須學習的題目，同時附有每個題目要參閱教科書上某頁的附註。

「你做了一個學月的指定功課，又做什麼呢？」我再問。

「我做我的另一門功課。」

「假如你所有的工課，不到一個學月就學完了，你又做什麼呢？」

「那麼，我可以做我所要做的任何事體，看書，或者一樣不做。」

「你可以做下個月的功課嗎？」

「不，不能夠的。」

「如果到了時候，你一個月的功課還沒有完，你如何辦法？」

「那麼，我們必定要在放學之後，還要學習，或者，在星期三、星期六的下午補習。」  
「假設，就算你在星期三、六的下午都實行補課，而你每月所指定的功課仍然學不完，到了一個學年完結的時候，你將如何辦法？」

「那就不及格。」

「那麼，你是不是一定要重習你那一年所不及格的功課呢？其他那些功課又如何辦法呢，那些你已經及了格的也要通通重習嗎？」

「是的，如果我們對於任何重要學科不及格，一定要把全年的功課通通重習過的。」

他離了我們到一個實驗室裏問他的問題去了，我便同他隣座那位女生談話。

「你把多少的學習時間放在『個人的時間』內呢？」

「那是看情形如何而定的。」他回答。「我自己的工作表上，每天有六個『個人的時間』，有的每天只有一兩個，這是看我們所學的是什麼功課，和上課的時間多少而定的。」

「如果你們不按日預備你們所指定的功課的時候，不浪費你們的一些時間嗎？」

「當然的，」她吃吃地笑，「可是我們如果浪費的太多了，我們在一月之末便不能做完所指定的功課。」

我走進一個實驗室，教員坐在他的位上，不少的女生坐在他的桌旁用功，有幾個擠在教員前面請教，當我看到這裏的時候，鐘聲響了，很多的女生都站起來，要到室外去。

「這做什麼？」我向教員請問。

「這是第二個時間的開始，」他回答，「現在我將在這裏上課。」

「是時間表上所規定的嗎？」我問。

「當然的，每個星期學生們按時間表所規定的時間，和教員聚會二三次，提示並討論新的教材，到了規定的時間，學生們一定要上堂的。」

「所有的學生都在一個時間內一齊上堂嗎？還是有的個人學習，有的上堂呢？」

「不是一齊的，你看一下便可以知道！有的仍然留在研究室裏，有的到實驗室，唯有這些到我這兒來上課，這是規定在這時候的。」

「當你上課的時候，那有『個人時間』的女生有否來問你？」

「完全沒有，只是在我有『實驗時間』(Laboratory period)的時候，才能够來問我的。有的教員差不多在每日的各個時間都有『實驗時間』。所以，假若一個女生要有所請益，他最好看那門課在那個時候，有『實驗時間』。」

在飲食的時候，我們曾同各科教員，很樂快的討論了一番。所有他們大家都認達爾登制比舊日的制度好，可是他們都很坦白地批評他的限制。各科教員都有很有興味的談話，說出達爾登制何以於他所授的一科不大好，而於其他各科好的理由。拉丁文的教員特別熱心地保障這種制度，可是他也同其餘的教員一樣，說這種制度對於他科要比對於他所授的一科適合些。

我沒法去考求這種批評的根本原因，後來我才發現是因為學主們愛把功課推

到月尾才做的緣故。在月初教員差不多沒有批解的工夫做，一到月尾便忙得個不亦樂乎，因為他們要忙到在月內把所有的在月初閒散的學生所交的東西批改清楚咧。

使我最覺得他有限制的地方，便是時間的限制，要各個能力不相同的女生在一個月以內做完大家同一的功課。這一種的限制在紐約的米斯帕克黑斯特自己的私立學校內是沒有的，而且不如此幹，並不是不能夠把達爾登制完全地實現出來的。米斯巴塞特已知道了這種一致教法的不對的，他的補救方法，一部分是「外加的指定」(extra assignment)每個女生都可以自由地選修一二門外加的指定課。比如一個女生是算五條代數題的，如果他做特別的工作，就要做七條。這總算是一種適應個性差異的辦法。當然，學生們既然有了自己分配「個人時間」的自由，便可以使他多費點時間在他需要多費時間去學習的學科上。

不管他們如何地努力去適應各種不同的才能，可是要不同能力的學生在一年內學完同一的功課，我總認為是達爾登制的缺點，不問是倫敦的或是美國各校所施行的都是一樣的不對。他是從把克所謂刻板式的美國教育制度隨傳下來的，他

的努力乃用在叫各種能力不同的兒童們依照一班一班，一級一級地齊着脚步走。

在有不少的進步的美國學校已知道了叫能力不同的學生依同樣速率前進之不對，常把他們分爲能力不同的三組以期適應甲組附加的練習功課特別多於乙組較慢的一組，則依照教科書上的分量進行，但也有點練習工作及其他有關係的活動。丙組是最慢的，所學的是和甲乙組所學的相同的，不過沒有一點附加工作和其他有關係的活動而已，這便是米斯巴塞特指定深淺不同的工課給學生學習一樣的用意，這種方法叫做「補充課程」，是叫聰明的學生在必須學習的教材之外再多做點工夫，這種辦法對於尋常的美國學校固然是不對，即對達爾登制也不對，因爲他不能使極需要練習的學生，最慢的學生，多所練習。我們所要的辦法却剛剛和這種辦法相反，要丙組的學生們多多地解決任何學科上的問題。理由是：如果要他們充分地熟習他們的工課，他們是需要多多的練習的。這種錯誤之所以發生，無非是只圖教員們方便，而沒想及學生們的需要，只顧叫學生們一齊跑，而不讓他們依自己的速率前進。我們希望在達爾登制逐漸地進步之中，實際上真能把這個太缺點改除。



美國已經有幾個學校，於能力不同的兒童在一年內學習差不多相同的功課之外，尚有附加的工課。在溫耐特加（Winnetka）我們許可在短時間內有習完所指定的工課的聰明學生去做他們自己所擇選的活動，他們可以辦一個校刊，在紐約的露且斯特的學生團體活動也是這個意思，聰明的學生可以隨他性之所好，加入任何團體去活動。在芝加哥大學的附中對於附加的工作是另有學分的，他的意思是認這種辦法可以幫助獨創力之發展。一個學生修完了所規定的工課，可以加入課外的某級，就說乙級吧，如果他能獨出心才地把他幹好了，可以升到B的分數，如果再能夠更進一步多學習一些，便給以A。總之，這是很顯然的，不管他的意思之在發展獨創力與否，所謂課外工作是要自由的，是要和正課的性質不同的，決不是僅僅地加多同樣的功課。

達爾登制在新教育運動上是真正地佔有一個地位的，他的特質是在能供給每個兒童以較多的自然的長進，和較大的自由。米斯巴塞特的學校叫各個女生在一月以內依他自己的速率學習指定的功課，是巴克所影響的，讓學生自己規定他的作業

時間表以便他在那一科上想學多久便學多久，是蒙台梭利所影響的。

這個制度注重學生們的責任心，他鼓勵學生們自出心裁和靠自己，他於使學校適應學生的「個性差異」上有明確的辦法；他能把所有上述的好處在任何採用他的學校裏面用這樣，單簡的方法實行出來。其中所最要的各點是：把各科每月的指定複寫出來，把每週上課的次數五次減至二次或三次，在上課——齊會——和研究之前給學生以「個人時間」。

巴塞特學校對於推行達爾登制的一大貢獻，便是把功課的指定印了出來。這是於想實行此制的人有極大的幫助，而且是確有助於英格蘭方面之達爾登制的推行的。印行功課指定之所以重要，可以由那實行達爾登制而不令指定功課以致不能成功的學校中見到。

許多實行達爾登制的學校之所以失敗，我們可以說：其最大的原因便是不會指定功課。把功課的指定印行出來以後，固可以批評，可以討論，可以切實的改實，並可以領導那些初初試行這種制度的人們。

臨了，我將提兩件可以鼓勵我們的事體：一、用達爾登制這樣單簡的方法，可以完成種種有價值的事體；二、他這樣地迅速的推行，喚醒了不少的教員知道學生們需要多多的自由，知道學校應當大大地設法去適應各個學生們的需要。

### 第三章 一個仍然年青的舊的「新學校」——伯德里斯

達爾登制總算很不錯了，可是他尚有限制尚未盡善。我們參觀了伯德里斯（Reddies）學校對於這點更加看得清楚。他把女子中學實施達爾登制的種種限制通通免除了去，並且很注意每個兒童之充分的發展。

伯德里斯在英國的南北丹茲（Danish）之間的一個美麗的平原的小山上。他乃是一個最早的近代的實驗學校，是現在的校長于三十年前開辦的。

當巴得奈（J. H. Badley）尚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的時候，隨着來低（Ceild Reddie）在一個英格蘭的第一個「新學校」裏服務，這學名叫阿波崇（Abbotsho-  
me）是一八八九年成立的。三年之後，巴得奈的父親死了，遺下一批很大的財產給他。他不把這批財產用去圖自己的安樂，或做大生意，他却用在一件有益於人類的事業

上，他因為浸染過來低的思想，他覺得最好的事業莫過於辦一間以阿波崇原理為根據的學校，在這個學校裏面他可以辦理以兒童的需要為中心的教育而舍棄以他們的祖宗相傳下來的原則作基礎的教育。於是他買了一塊一百六十英畝的美麗的地。這塊地離倫敦不遠，為的是要使人便於來參觀，以便感化他們。可是同時又在鄉下，可以得到他的風氣和幽靜。

他的建築，校地，設備，以及教師們通通都是極優美的。現在且談談我在那兒所感覺到的：那十分自然的風氣，美麗的山野，和建築，引人的有效的工作地點，男男女女的學生既莊重而有禮，可是並不拘束和不自然。如果係和巴得奈先生談話，你便感覺到他的學校便是這位聰明的，仁慈的，能幹的，項下長着棕色的鬚鬚，身上穿着柔軟的襯衫，目光中同時表示和靄與熱忱的人的思想的唯一表現。

美國的中學校中每年都有不少的嚴重的關於男女生彼此對待的態度的問題。這是中學和大學男女同學的老問題。近年以來這個問題在美國各處更為利害，中學生離開了父母師長的左右，不免有非禮的舉動。「油頭」(Flapper) (打扮的漂亮以

惹男子喜歡的女子)「小白臉」(Freak) (打粉的漂亮以惹女子喜歡的男子)一類的字時常掛在他們的口頭上足以表示他們到了一個新的青年期，他們因為性的早熟，情感的過度，以致太早地發生了戀愛。

伯德里斯的男女生的關係却恰恰與此相反，他們在可謂理想的，友誼的，坦白的，非兒女關係的景況之下共同地玩耍着，學習着，工作着。

在伯德里斯裏面有幾種情形是在美國找不出的——他是一個男女同學的寄宿學校，有各種年齡的學生，由幼稚園一直到大學都有。自五歲到九歲的兒童在初級部，自十歲到十七歲的學生在高級部。

男女學生騎時在一塊兒，射時在一塊兒，舞跳時在一塊兒，玩各種球類時在一塊兒。他們在學校的操場上，並肩地走着，所有男女生彼此對待的態度都是志同道合的，坦白直爽的，令人敬重的，不是令人畏拒的。

這種態度是如何養成的呢？如果我們僅僅地回答這個問題，即可把他應用到我們的各學校，那麼，我們會有不可勝數的較好的男女同學的景況在各處發現，誰知事

情並不是這樣簡單的，因為巴德里斯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來培養這種態度，固然全靠教員們細心地培養，可是也全賴學生們自己的實行，如是一年一年地繼續下去，到了現在男女學生都受了這樣校風的影響，都不贊成過分的情感，如果動了男女之情，不久便給他們的同伴們消除了他去的，可是在他們看到這種事體也不過是覺得不好意思，並沒有其他作用的。

我曾問巴得奈先生，問他是否贊成寄宿學校之男女同學，兒童們自五歲起即住校，一直住到入大學時才止，他毫不隱諱地回答如下：

他說：這是我們學校的重要精神之一。是我們對於教育的見解之自然的、邏輯的結果。我們認為教育是一種充分地利用經驗以發展整個生活的訓練，不應單只限于男性或女性的一方面。猶之乎不可限于一種信條的一樣。我們把男女生一塊兒的培養，並不是要使他們彼此相像，不過覺得世界上一般世界的人常把男女性分別對待，實於任何方面——男性或女性——的充分發展都有阻礙。我們已承認沒有兩個人是十分相像的，那麼，如果教育不僅是鍛鍊兒童，則兒童們自然不能夠籠統地對待，而

當認他們爲人，認他們各有各的不可忽視的特性，性之不同，又何能外此咧。要使性的差別得完滿的發展，只有讓男女學生一塊兒生長，以便最道德地，最健康地，發展和保持他們的自然的同與不同。

巴德里斯的男女學生之間的精神確是十分高尚的，自然而無男女之私情。這樣良好的結果，能否由美國各校的教員同心合力以養成之，到是一件很有趣而值得大家考慮的事情。至少這件事是大大地值得嘗試的。

至於巴德里斯的組織，則分爲兩大部分——初級部和高級部。兩部都是寄宿學校，都是男女同學。初級部招收五歲至九歲的學生，其中又分低年、中年、高年三組。低年組的兒童幾乎有充分的自由，恰如後來我們在歐尼爾學校（O'Neil's school）所見到一樣。這些兒童們在後院中由受過良好的蒙台梭利的訓練的教員引導着讓他們用自己的方法玩弄各種蒙台梭利的教具。

中年組的兒童有一個差不多類似日課表的課表。半個上午做些所謂知識的功課，其餘的半個上午做手藝。可是，當他們做所謂知識工作的時候，也是很自由的。隨他

們幹什麼都可以，他們可以跑到工作場去，也可以跑上體操場去，可以讀書，可以寫東西，可以算算術，甚至坐着一件事都不做，也可以的。

每組的人數都是很少的，訓育是十分自然而不見痕跡的，然而沒有不守秩序的事體。除這充分的自由不算外，尚有令人驚異的事體，便是有不少的兒童都極勤勉地學習英國的重量表。我問教員說：他們爲什麼高興學這個東西。

他說：「因爲星期一要舉行一次考試，我們是不常用考試的，兒童們自己要求要有一次，所以我告訴他們要考些什麼，他們便自己去實行預備了。」

我又問假如一個兒童有幾點弄錯了，或者完全考不來，那又如何辦法？

「完全沒有那回事，」他回答。

「難道他們忘記了的題目也做得出嗎？」

「不是那樣的，我們之所以有考試，是因爲他們要求的。如果他們有錯誤，我要幫助他們的。」

給中年組和高年組所做的工夫是非常之好的，真的，不論誰看了他的設備充分



的工場，都要羨慕的，他裏面有圖畫材料，木工材料以及編造籃筐的材料，我們看見有些兒童正在製造精良的織機上織造有圖案畫的大巾和墊子之類，在一個充滿了陽光窗戶下，有幾個小女生正在那兒忙着做地毯，其他則聚在一個房間裏面等着染他們自己的編織物，兒童們在做工作的時候，也是十分地自由，隨他們高興做什麼便做什麼，一點也不拘束，只是他人正在用着的工具，不要去用而已。

「高年組」是在夜間學習的。

女舍監對我們說：「在早上的時候，他們是充滿了精力的，他們要用之以創造東西，所以在早上我們讓他們到木工場去，或其他的工場去做東西，在下午，他們要休息，和做戶外的活動，到了晚間，他們的生理的方面已經疲倦，乃坐下來做心理方面的功課。」

高年組的知識方面的工作是由教員指定的，其進行大體上有些像達爾登制。

高級部招收十歲到十七歲的兒童，人數很多，佔了幾座房屋，我們在此地看到了他們如何地應用達爾登制。

伯德里斯在實施達爾登制的時候，實際上只比米斯巴塞特進了一步，可是這一步便免除了我們在倫敦時所見到的達爾登制所碰着的幾種困難。在功課的指定上，是沒有時間的限制的。一個兒童做完了一個指定，即刻就繼續做第二個指定。

實行達爾登制所得之效果之一，便是在兒童方面增加努力。他們覺得這是要叫他們盡量做工夫，決不像女子中學那樣，有月初不做事推到月尾才來趕的情形。在伯德里斯功課的指定，是與所謂月沒有關係的。做工夫做得努力的學生，他的功課便完結得快些，繼續學第二種的也快些，畢業也快些，或是進修他所想學的高深課程也很快些。這樣一來，便自然而然地免除了女子中學教員們下半個月批改的麻煩的怨嘆。因為在伯德里斯兒童們隨時都有做完其指定的功課的可能。

在女子中學，如果學生們在時期未到以前做完了他的工課，他若不做同一類的附加功課便無事可做。可是在伯德里斯每一刻都有用處的。在女子中學，如果一個學生在一年以內不能做完他一年的功課，他要在第二年通通地重習一番。在巴德里斯不及格的事體是沒有的。如果在一學年末了不能做完他的功課，他可以在九月天繼

續地做下去的。

伯得里斯制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每個兒童一定要十分地熟習他的指定的功課。如果達不到標準，是決不讓他去學第二個指定的。

此外還有一個貢獻，伯得里斯在類似的各課程中獲得實施個別教學的幾種利益。班級教學與個別教學所注重的方面是各不相同的。比如法文一科，班級教學乃注重會話和讀音的練習，而個別教學則偏重於文法，字彙，翻譯，和作文。口說的法文課是為程度較高的學生而設的，要他們由牠真能夠得到益處。他這種辦法有些像仿照美國的語言練習會的辦法，其目的在給學法文的學生們一個強烈的動機以鼓勵他們對於所參加的會多多盡力。

教學一科是沒有常課的，他們時常自然地齊合起來請教員指教，以討論各種新的問題。

在史地方面，他們的教員因為班上的討論和個人單獨的作業相差得太遠，他便把這兩科的教學進行另行改組，結果兒童們只能在一個時候做一個學月的功課。

他說：「這樣地改組沒有什麼傷害的，如果一二科已經做了，他可以用他的餘時做他個人的功課，或做史地上特別指定的工課。」

可是，我們不能說個別教學乃是伯得里斯在教育上最大的貢獻，他的最大的貢獻，還是在把男女學生放在一個可以使他們多多發展的環境之中，力謀他們每個人的充分發展。他那裏有體操有遊戲，有為學校而做的實際工作，有圖書館是供專心的研究和探討之用，但這些還不算，最可貴的還是那由學校的環境以及富熱誠而有訓練的教師所培養而成的風氣。

該校的作息表可以表示每日各方平均發展的工作，因兒童之各方的平均的發展乃是該校的目的。當一個年長的學生引我們越過小山，穿過冬青樹而向初級部前進時，他把他們每日的作息表講給我們聽：

「我們是定在七點十五分起床的，今天早上我七點鐘便起來了，因為我們要做火警練習。起身後二十分鐘，照例在門外要點一次名。於是我們跑去吃早飯。飯後，整理座鋪，打掃寢室，然後開始做教室的工作。在一個上午的中間有半小時的休息。又有一

節體操

「一點鐘的時候午餐，在午餐之前有一次檢閱。餐後有半小時休息。在這半小時內，或是戶外散步，或在圖書館看書，或在室內閱覽，或在床上小睡都可以。在下午我們有一定的學校體操或遊戲。如果下雨，則作雨中競走。每週有幾個下午在校內研究，有兩個下午在校外作業。」

「六時茶點，茶點後上課，研究，唱歌一直到八點才完。在那下午有研究的日子，則于晚間拿一部分時間來做學校集會的事體，如演說，音樂，或跳舞。在八點半的時候，大家在會堂祈禱。祈禱後我們大家同先生握手，乃回寢室就寢。」

巴得奈和他的同事們的崇尙的目的，男女同學，身心兩方的活動之均平的發展，適應個人的需要，以及秀美的學校環境，所有這些一齊地組合起來，使伯得里斯幾乎成了個一理想的學校。

當巴得奈開辦這個學校的時候，卽有給他校做一個模範的意思，但于這一點似乎尙沒做到。這本也難怪，要想全世界的民衆個個都像伯得里斯學校一樣給他們子

女們以能發展各方面的機會，恐怕不是短少時間所能辦到的，可是這也不能說無甚影響，伯得里斯的確已經盡了牠鼓勵教育家上進的一部分的責任了，至少在我們以後參觀所及的各校有兩校是受了他的直接感化的，一個是法國的洛黑斯學校（*École des Roches*），一個是瑞士的格拉尼塞格。

伯得里斯雖然是一「新學校」之中之最老者的次老者，可是在方法方面，他却是最新者之一員，我剛才在上面所說的個人作業的方法，只不過在我們參觀以前的一年前才實行的，在巴得奈自身，對於新思想的感覺是銳敏的，是熱心地找尋改進學校的方法的，是力謀以教育去適應轉變如流的世界之新需要的。

#### 第四章 嬰兒自己教自己——倫敦馬爾巴羅的嬰兒學校

就是伯得里斯，其個別教學都不及我們在拆爾息（*Holles*）嬰兒學校所見的那樣充分地應用，在這個學校裏馬肯德（*Jessie Mackinder*）發明了不少的令人驚嘆不置的方法，他裏面所收的學生都是貧苦人家的子女，每一班的人數自四十五人乃至五十人之多，可是兒童們能自由地，個別地，自己教自己的讀寫算。

米斯馬肯德曾經想出了一個方法，可以在人數多的班上實行個別的作業。這即是利用自己教自己和自行搜集材料的方法。他是一個有思想而聰慧的女子，在過去的五年之中他都在實驗個別教育法。他也同大多數的新式的教員一樣，是受了蒙台梭利不少的影響的。他的最小的兒童們——三四歲大的，在一個大而令人羨慕的房間裏玩弄蒙台梭利的教具。五歲的兒童們便玩弄米斯馬肯德自己所發明的遊戲自己教自己的讀寫算。

他的學校的建築是不雅觀的，遊戲的地方是在一個有圍牆的用水門汀結好的院子裏。他的校址正在倫敦的一個人口密集的地方，他所收容的兒童們中，有的家庭只有一間房，可是任何人一進到他的教室，即刻便感覺到一種自由的空氣，自動的精神和濃厚的興趣。

當我們走進一個教室的時候，我們看見每個兒童都忙着他們的遊戲或計畫。我走近一個小女孩的身旁，看見他的桌上有一個裝字母卡片的盒子。在每張卡片的左下角有一個黑點，當兒童拿到一張卡片不知道其字母的倒順時，他可以用他的左手

的大指按着那黑點，則字母必定正向着他。他拿起其中的一張走到後方的牆壁下。在這牆壁上有廿六張圖畫，每一張圖畫之下有一個字母，有 *apple* (蘋果) 的圖畫下面便有一個 *a* 字母，有 *boy* 的下面有一個 *b*，有 *cat* 的下面有一個 *c*，以下類推。他拿着一張有 *t* 母字的卡片在手裏，拿他去對 *apple* 下的 *a*，不對；對 *boy* 下的 *b*，不對；對 *cat* 下的 *c*，也不對，他這樣一二地對下去，對到了 *t* 才對到。在 *t* 的上面有 *top* 一個字，他把這個字反覆地讀了幾遍，費了幾分的苦功去試探這字第一個的讀音，後來終歸讀出了 *t* 的音，便跑到他的先生那兒去。他拿着有 *t* 字母的卡片在先生面前讀着「*t*」。教師點一點首，他便即刻回到自己的坐位上。

在他的桌上另有一個裝圖畫的盒子，圖畫是由雜誌上剪下來貼在卡片上的。每張畫的下面有所畫的物事的名稱。他把那有 *t* 字母當頭的畫片選了出來，每選一張出來，他必定照上面所寫的字讀着，如 *table*，或 *table*，或 *table*。于是乎他取出一塊小黑板，和石板的大小差不多，把有 *t* 字母當頭的卡片上的名詞通通都抄下來。每個兒童都是像我剛才所講的那種方法學讀各個字母的音。第二步功夫，便是



學接合的字母，如  $ss$ 。他用有  $ss$  一個字的卡片來學他。在這個卡片上印有  $ss$  和  $ss$ ，爲要易於辨別起見， $ss$  略略印上一點，如  $ss$ 。兒童已經知道讀  $f$  和  $i$  的音，現在他所要學的是接合字母的音，教師曾告訴過他，如果兩個字母之下有一畫的，那兩個接合的字母便讀一個音，所以他知道  $ss$  是讀一個音的。  $f$  和  $i$  他已知道如何讀法，所以他遇着  $ss$ ，便可以把它  $ss$  的音讀出來，他用這樣卡片可以把所有的接合字母和單字母的音都可以通通學下去。

米斯馬肯德最近已把他的工作在一本文字優美的書中寫出來了，他有不少的具體的而且切實的方法，可以給我們直接採用。要是把他所有的方法一個一個地講下去，那麼，非再寫一本書不可，現在我們只講他有一套如上面所述的良好學習讀寫的方法，再有一套的學習數字及四則的方法便已够了。

用新教具幫助兒童刺激兒童自己學習，在事實上，已成爲米斯馬肯德顯着的貢獻。可是這還不算，他的功勞是在用教具闢了教學上一條新路。不特在大的班級——如他自己的五十人乃至五十人以上的班級——裏面，個別教學能够大大的成功，即

在像幼稚生那樣小的學生的班上，也弄得妥貼。米斯馬肯德以有限的經費，在倫敦的貧民區裏的努力，其結果之偉大，真令人驚異。在美國可梯士的成就雖然合他相像，可是只在大的班級方面而已。他的教率大部份也是利用教具（有畫的讀本之類）以便兒童自己教學的。

這是很有趣的事體，米斯馬肯德的教具改造，居然和幾個宣傳個別教學的美國教育家的工作相類似。如舊金山之把克便是以個性為根據把所有的初級教具通通改變過的，繼之而起的，乃有米斯瓦德 (Marry Ward) 蘇特蘭 (A. H. Sutherland of Dos Angeles) 也有相同的工作。可梯士也向這個方面做了幾年了。溫耐特加的教師們與米斯馬肯德同時（一九一九）以同一的目的着手做各級兒童自己教學的教具。可是一直最近，我們國內（美國）沒有一個人，在初級兒童之自教的教具方面有米斯馬肯德那樣完滿的，聰明的成就。

他的工作指示給我們：只要發明或獲得適當的教具給兒童們用，再加以良好的開始，在個別教學法之下可給他們以極大的自由，讓他們很高興地，獨自地做下去，

那便恰如伯德里斯學校的一樣實際上甚至於甚過伯德里斯，他們工作精神，求學的慾望，可以給善用馬肯德的，蒙台梭利的和其他人的教具的良好吸引着。合式的教具之能發展兒童們的學習慾望，鼓勵他們刺激他們自己之努力教育自己，可說再沒有什麼比她更强的了。

米斯高肯德於蒙台梭利的事業之外更有所貢獻，那便是他能表示雖然更換了教具還可以應用他的方法的原理。蒙氏原理本是很廣泛的，要是只把他的方法限于他的教具，那麼及于他的方法有礙。蒙氏的教具本有限的，若只把他的方法限於其教具方面，他將覺得十分詫異的。

蒙氏自己的教具雖有限，可是已有少數的教師改進了他們。米斯馬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他單獨地進行，雖然在同一路上，而他對於幫助兒童的自學及發展的方策上，已增加了不少的東西了。

米斯馬的學校的兒童所學的讀寫算，並不是「寫」而是印。讓我們在此暫且另外談一點事。現在英國有不少的學校，近來美國也有幾間，教學他們所謂「斜體的印

字」以代替各處通用的草書。他們的理由是，這不特是說印字容易看，就用印字教兒童們的拼字也好些，因為他們能見到所寫的字和所讀的字的關係。他們又說，教兒童們的印比教他們讀要容易些，最大的理由，還是在他們能用數目以證明兒童們印字和寫字一樣地快。

米斯馬的學校的兒童們，每日有兩小時做他們自己個人的工作。在這兩小時內，幾乎沒有一點岔他們的工作的事情。教師則在他們的中間走來走去，幫助他們這樣那樣，或解答他們的問題，或拿新卡片盒給他們，總之沒有停息一下。兒童們因為有身體佔據了他們的全個時間和注意，所以都是孜孜不倦地做着。我們沒有看到有亂秩序的事體，教師也沒有責罰他們的用意。每個教室裏都充備了勤奮的空氣。兒童們自由地來往，低聲地討論着他們的工作，個個人都忙得無工夫去搗亂了。

每日其餘的時間，便用去做唱歌，繪畫，講故事，土風舞，表演，體操等等的活動。米斯馬他自己有很多的時間來做這樣的活動。

當我們參觀的時候，米斯馬正在對兒童舉行幾種標準測驗，其結果在大體上要

比其他的倫敦各君的同年齡的兒童，幾幾式高出一年！然而他所處的環境是貧窮的，班級是大的，正式上課的時候，是短的。

學校之所以要改組是要充分地發展每個兒童，其目之一便在使學校的功證適於兒童的個別才能，在這方面，翁多已搔到一點癢處；達爾登制則比較進一層。伯德里斯制已達到了真正的個人教學的地位，可是米斯馬却能够指示出在人數衆多的班級裏怎樣使幼年兒童的功課，個別化的方法，只有在他的工作上，我們找出了爲這新目的而造的教具。美國的米斯帕克黑斯特，司凸奈陳喜爾的米斯巴塞特，伯德里斯的巴得奈都想出了方法應用班級教學的教具，以爲個別教學之用，可是米斯馬却又更進一層，他發明了特爲個別教學的用教具，他發明了在最難實施個別教學的情況下實施個別教學的方法。

## 第五章 自由的工作場——卡斯萊地方的歐尼爾學校

在耶卡榭 (Lancashire) 的卡斯萊 (Kearsley) 地方歐尼爾 (O'Neill) 有一個與衆完全不同的實驗，爲我們在英格蘭所見的最澈底的實驗，在世界上比起來，就澈底

的方面說，他僅亞於漢堡，或佈魯加的巴古里（Bakule）學校。

自由的要義在自治（Self government）。在一個民主的世界上，要進向到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文明的地步，非使良好的自治才能繼續進步不可。我們知道一個不能自治的兒童是決不能夠成爲一個自治社會中的良好公民的。在今日的美國教育兒童，無論如何，所用的方法不是教兒童自制的，負責的，獨立的，自省的，乃是靠教員管理的，教員教訓的，教員負責的，換一句話說，其所用的方法是破壞自治才能的，而不是培養自治才能的。

早年的美國學校是在自由環境之下生長的。美洲在初初開闢的時候是一個自由的樂土，自由到處浪漫着；兒童們的生長是有個性的，能獨立的，他們能夠自己思想，能參加他們自治的社會，用不着學校去做培植他們的獨立精神的工夫。他們在校外可以得到負責的德性，聰敏的才能，獨立自由的思想，「紅屋學舍」（Redschoolhouse）（即美國最初的小學校）只授讀寫算，其目的是在補校外所學之不足，並不是在破壞校外所得之美德。

可是到了現在，情形已經大變了。而兒童大部分的時間和所受的訓練都在學校裏面，所以發展責任心和養成獨立自治的習慣之責任已大半落在學校的身上。目下美國的生活狀況，尤其是大城市中的生活狀況，已不是往日的小規模的自治社會，其獨立自治的習慣不能專交給社會，聽其自然的長成。美國大學裏面的格言中，有一條是：「自由之風起兮！」可是這自由的風由那裏起呢？在牠初創的時候，這風是由外面吹起來的，可是到了現在，情形已經大變了，這風同時也要從裏面吹起，然後外面的風才能繼續下去。

因為這個原故，所謂歐洲的「自由」學校，如歐尼爾所辦的，是特別容易引起關心他們的後代們將來長大成人能够善用，而不敢誤用，真正自由的師長們和父母們的注意的。

歐尼爾很不容易找到，他似乎有些給人家忽略了。在英國的教育家中似乎很少有人詳細地知道他的。他是一個天才，他有獨到的思考，他有聰明銳敏的才能，而不是奸酸刻薄的人，不是一個只顧自己不顧他人的人。

當我們到達卡斯萊的時候，覺得那個城市非常難看，他的房屋都是紅磚所砌的，長而聯續不斷的建築，內中住了許多人家，他們的門通通向街上一排一排地開着，每家的屋頂上都有一個烟囪，像木樁般地一行行地排列着，街路是大鵝卵石鑲成的，用磚建築的織造廠龐然大物地點綴着黑烟薰過的風景，及到我們入了城市聽得一種誇拉誇拉的嘈雜聲，原來這種聲音是由那着木屐的小孩們在街上跑來跑去所發出來的聲音，木屐做法，係用木做底，上面釘以皮條即成。

當我們到達學校的時候，學生們都在會堂祈禱，過了一下子，歐尼爾夫人出來很誠懇地接待我們，其次才會着歐尼爾先生，向他請教他所做的一切事體，他口若懸河地滔滔不斷地講述他的事業，令人即刻便感覺到他是——一個以整個生命付托在其所志上，而毫無一點卑下的思想和生活挾雜其間的人。

學校集中在一個長方形大會堂，裏面有棹椅等的設備，彷彿像一個圖書館，但又不那樣拘於行式，大會堂的兩旁都是教室，後面是一座兩層的房屋，下面是教室和兩間辦公室，上面是烹飪室和木工場。



家具都是粗劣的，有許多是學生在工廠中自己做的。可是牆壁上却到處有真正良好的圖畫，有的是原作，有許多是臨模的善本。後來我們才知道這是他校裏一個名叫和謨茲的教員，因為要使學生們浸潤於美術之中，不惜由自己的囊中捐資購買名貴的作品，和由自己家中取來陳列。

歐尼爾的教育目的是在刺激代禁阻。他向各處找刺激，而設法使之安置於學校的環境之中。「美」在他看來牠自身便一種富有刺激性的力，只要你能以一個合式的機會給兒童，他自然會起反應的。所以他以美圍繞着兒童們，而給以自由任他們去反應牠。兒童們有了自由，其有力量的人格便向前進行不已，不問他們自己是否自覺着，可是他總有一種引導人向前進的感化力。

我以為要描寫這個學校的自由空氣殊不容易。牠是一所沒有課程，沒有時間表，沒有那一樣事情是固定的學校。在和謨茲的教室裏有一個平行桿架，當一個兒童正在用功的時候，另一個兒童可以在架上懸着打秋千。這個兒童做這門功課時，那個兒童又可以做另一門功課，兒童們的走動和談論是完全自由的。有一個教室，其教師

差不多有一個月沒有到了，也沒有人來代替他，只有兩個十二歲的學生在那兒照料。在普通的眼光看來，這個教室倒是學校中最有秩序的一個教室。

在迂腐的教師看來，這個學校可說是混亂的不堪的。確的，他是沒有組織的，零亂的，可是在這一般父母做苦工的，自己於離校後也不免做苦功的孩子們身上却發出了驚人的才能。

歐尼爾自己是中年級的教員，他的男女學生在上午的時候，大半的時間都花在會堂裏面。他因為忙於對我們講述他的事業和指點校中一切簡直沒有顧到他的學生們。他極熱心地大聲談論着，而在他身邊二三尺遠的學生仍然照常用功毫無驚擾。我問他：他們是不是沒有課程。他說：「有的，有很多，不過我們不死守着罷。我們把他們定出來，常把他們加以修改。我們的理由是？一件事物在某個時期覺得好的，在另一個時期未必仍好。如果我們想在這個星期內完全做算學的工夫，我們便做算學的工夫，其他如讀寫之類一概置之不理。下一個星期或許完全做文學的功課。我們的時間的分配大體是這樣的：五分之一用於算學，五分之一用於英文，包括史地，寫作，文學

在內，五分之一用於身體活動，可是要請大家注意，我們並不真是這樣幹的，每一個星期我們檢查一次看看是否有重要活動沒十分做到，如果有，我們便在他上面多費點時間，如果一個學生對於某科相差得太遠，我們問他要工作卡給我們看，如果他對於該課費的時間太少，我們暗示他要多費工夫在牠的上面。」

我問他是不是沒一定的上課時間，他說：「每個星期約有兩點半鐘，可是這不是通常所說的上課，只是當教師的覺得有些東西是兒童們所要知道的，他便對他們談談，他同他們一道工作，以引起他們的好奇心，幫助他們獨自工作的起首，教員給了他們一個引導以後，便即刻停止，而讓兒童們自己繼續下去，當然，有時他們要來問難，可是他們各個人是能獨立地工作的。」

總之，是極自然的，如果一個兒童對於教師所指示的工作厭倦了，他可以停止下來做別種工作，或者到工場裏去，總之是很自由的，要是教師發現大多數的兒童對於他所指示的工作不感興趣，他便再上一次堂，再來一個新鮮的起頭，這所做工課或許是另一個學科。

教師是一個活動的教唆者，是一個興趣的刺激者，是一個兒童自願從事的工作的幫助者，而決不是一個普通的教書匠。

「讀書識字的事體我們是不大留意的。」歐尼爾說：我們所要留意的是他們「做」的才能。如果他們已學到負責；如果他們已學到能與他人有良好的共同生活；如果他們已學到要參考書籍以求事理的明了，那麼，我們所給與他們的不是比任何書本的學習為多嗎？」

這個學校的教師們有一種令人驚羨的進取的，自由的，努力工作的精神。有兩個教師為要實行自由的理想在學校裏工作，居然不要薪水。即如上述的和謨爾為學校購買優良的圖畫作品，曾破費他三百多金鎊。他自己本是一個藝術家，他做了許多藝術方面的工作。

在另一方面，歐尼爾夫人藉詩的興趣又做了不少的工作。在她的教室裏面的兒童個個都在做詩，並且有的非常做得好。比如下面所抄的那一首詩，乃是一個十三歲的少年寫的。他是住在極不美觀的卡斯萊城的，將來或許仍然要留在那兒。如果你把

牠讀完，便會見得歐夫人是做了何等顯著的事業，她能够使一個小女孩子，有這樣的感覺，想像，和表現自己的能力。

The Brook

Rippling waters ever running.

Silent as the night!

Tipping onward, ever going,

Passing flowers bright;

It rumbles by the water mill,

It rushes through the glen,

It passes by the Fairy hill,

And meet the little men,

It passes through the pasture green,

And helps the crop to grow,

It whispers of the things its seen,  
As onwardly it flows,  
It watches little children play,  
Whistle they gather flowers  
On a merry summers day,  
Spending happy hours.  
Would you not like to see the brask.  
As wandering onward with you crook?

### 溪流

夜深萬籟寂，  
流水鳴潺潺。  
碎玉雜珠圓，  
浪花濺四方。

隆隆經水磨，  
急驟出山間，  
山間遇仙子，  
仙子如童男。  
出山到原野，  
灌溉乃所長，  
道旁遇百物，  
小語細商量。  
偶然見稚子，  
採花於其旁，  
欣欣初夏日，  
嬉戲且盤桓。

我願隨此流，

迤邐且揚長。

（書上本有兩首，因為詩是不能譯的，何況以成人譯兒童的詩咧！所以以下的一首便從略了。）

這首書並不是那一個室裏最好的作品。我曾搜集一個比這個孩子還強些的孩子所做的詩，當然，還有是不及他們的。可是他們個個都有思想，有創造，有想像。

歐尼爾先生的見解或許是對的。他以為：不管學生們所記得的歷史事實有不有普通學校的學生們所記得的那樣多，做高深的數學有不有普通學校的學生們那樣快，那樣正確，只要每個學生的想像醒覺了，每個學生都愛好工作，每個學生的責任心都發達了，便是好的。這樣，我們或許疑心他的學生們連讀書寫字都不行的，其實不然，他們讀書寫字的能力可以用上面所舉的詩做證明的。

歐尼爾對我們說，學生們初初來到學校的時候，非告訴他們做，他們是不想做什麼事的。到後來教師簡直用不着開口，學生們自然會做的。現在他們已經有自信力有



獨創力了。此事可以由一件事實證明，有一個廠主曾經理怨歐尼爾學校的一個畢業生，說他做一件新工作才兩個星期之久，就要要求變更他的工作。歐尼爾問他：這種事體從前有不有。廠主說：自我開辦工廠以來已六十年之久，從來沒遇到過一次。歐尼爾說：那我極歡喜，我的學校已有了效果了。

現在且舉這學校不拘形式的一個例子。有一個新從別個學校來的孩子，他記得一些詩，歐尼爾叫他把他其他的工作都停下來，而叫其他的學生們自己工作。他便着手介紹鄧尼孫的作品給這個孩子讀，漸漸地又介紹白朗寧的作品給他。他和這孩子整個早上都讀詩。其他的孩子們漸漸也來了，人越加越多，聽的人個個都張着眼睛靜聽，有一個聽得甚至下淚。歐尼爾說：「星星之火已經燃着了，此後這些孩子們的興會將要隨他們的所飼而生長。」

現在且舉一個比較正式的教學實例。我見到一個做算學的學生走來問歐尼爾夫人分數的除法。夫人便乘機問其餘的學生有不懂這個方法的沒有。舉手回答不懂的將近一半。於是他便告訴他們，叫他們於是日下午三時到他那兒去，他將解釋給他

們聽他這種指定並不是強迫他們去的，所以在起初行這種辦法的時有很多置之不理。可是到了現在他們已認識這是他們學習他們所需要的學問的機會，未有不按時而到的。

在一個低年級的教室裏面，有的學生在讀書，有的學生在學地理，有一個將要去清潔他的桌椅，他提着一小桶水，拿着一個掃把；其餘的看見他這樣做，他們也去做。還有的就去掃地，教師一點也不去干涉他們，及到有一個孩子把水澆在人家身上，他才說話，那個孩子便給他奪去了打掃的權，其他的仍照常地做着未有受罰。

此外如面然的作業，不尚形式，教師與學生商量應做的工作時的態度之懇切，在烹飪室和工作場工作時之自由與負責，自動地做讀書習算的工夫，不須教師逼迫，凡此等等的例子真是舉不勝舉，可是有這些，已經足以表示該校的良好精神和不尚組織以及不拘於一定的格式的實況了。任何人都能够認識這個學校是反對格式的，反對專制的教授的，反對按步就班的，反對把兒童的作業機械化的學校。

我曾問歐尼爾，他在一個公立的小學校做這樣過激的試驗，在要求官廳的許可

時，不是要經過許多的麻煩嗎？當他回答我時，他霎霎眼，他說：他從沒有要求官廳的許可，可是在他敘述教育局來調查他的學校時，却充滿了憤慨之情。教育局之所以來調查的原故，是因為學生的父母們都埋怨學校，說他們的孩子們在歐尼爾的管教的下面簡直不知道如何讀書如何算數。這次的調查是在我們到校參觀的前兩年，而在歐尼爾開始實驗的後兩年，教育局問他：人家說你們沒有時間表，沒有一定的課程，沒有有規矩的訓練，是不是真的？你們的學生在你沒來以前對於普通學校的學科所知道的，是不是比你來了以後所知道的要多些。

歐尼爾的回答大致如下：

「不錯，這些都是真的，可是當我初來學校的時候，學生們是討厭學校的；現在呢，他們常常自願地要等到夜晚九點鐘才回去。在我初來的時候，他們是喜歡閒談的；現在呢，他們能够自己留心，恐怕攪擾了人家了。當我初來的時候，他們愛說謊，現在呢，他們所說的話是靠得住的了。當我初來的時候，他們之中有不少的人有偷竊的行爲，學校在放學之後以至上學之前是要關鎖的，現在呢，學校的房屋從沒鎖過，失竊的事體

也從沒有發生。

「我們當然希望學生們讀書識字，如果假我們以時日，他們自然會的。可是我們尙希望他們有文學的興趣，並且要多費時日以克服他們不好學的習慣。我們除了兒童們的文學上的知識，和日常購買東西的算學才能以外，其他的知識和才能我們是不大措意的。因爲其他的知識和更進一步的才能，當讓每個學生隨着他自己的興趣進行。我所要特別關心的乃是兒童的自身。我們希望他們能够負責任。我們希望他們學到彼此互相尊重權利，這種尊重不是因爲權力強迫的，乃是因爲感覺着需要才發生的。我們希望他們學到彼此自由地聰明地合作。我們希望他們能够見到自然之美和文學之美。凡此等都不是用強迫的學習和強迫的訓練所得來的，乃由他們彼此的自由接觸，和與教員的自由接觸，自然地生長出來的。

「我們當教員的，其所以能和學生們做朋友者，惟一的方法，便是不要擺起那發號司令者的架子。一經做了他們的朋友，便能够把我們最好的給他們。我們知道要給學生們以自由是要有決心的，要能忍耐的。諸公曾經想過沒有呢？當教員的住在瘋人

院好些呢，還是住在有秩序的學校內好些呢？每天只費六小時的時間在學校容易些呢，還是除睡覺之外都要守在學校裏容易些呢？諸公也曾知道我們每晚回家的時候的失望的苦楚，和因掛記着學校的事體而不能安眠的情形沒有呢？然而我們仍然是深信着這樣的犧牲是值得的，是有最後的結果的，請不要因爲少數幾個家長的誤會便把我們的犧牲化爲烏有罷！」

「我們現在剛剛於紛亂之中見到了一線光明，學生們經過兩年的誤用自由，現在已剛剛學得會用自由了，如在此時把他們的自提加以限制，豈不是前功盡棄嗎？」教育局覺得他的說話很有道理，便沒去干預他，可是仍要他定出一點學習的方案，時間的大略分配，以便家長們覺得他們的子弟們也學了些東西。所以歐尼爾和他們的同志們擬出了一個大概的方案，這方案便是我們參觀時所見的。

歐尼爾的方法已經給死守成法者的一個打擊，可是這個打擊是健全的，是一個發人深省的打擊。自從我參觀過他的學校之後，我便想在我們的溫耐特加各學校中用什麼方法得到卡斯萊的成功，而不要過於講究效率。

美國紐約的約翰生和瓦爾頓等學校其努力差可以與歐尼爾並駕齊趨。歐尼爾的以及歐洲其他各「自由」學校之事業及其影響，是與我國（美國，其實中國更不行）普通一般的墨守成規的學校大不相同的。因為他可以離開我們認為良好的教育見解——一個學校應當如何的見解，而仍可以有這樣良好的成功。那麼，我們對於我們的見解，須得要反省反省，是不待言的了。

歐尼爾在他的學校效率上，普通學科上，雖有所失，可是他的學生們在他的指導之下，却得到了自然的性格，活潑的精神，創造的才能，自助自立的氣概。

在歐氏的學校力謀每個兒童長處之發展已很強烈而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凡去參觀過的無不大大地感動，無不引起了許多思想，無不對於他的同事們表示敬意。因為他們有實行他們所信念的勇氣，有不蹈故常而能推陳出新的膽量，他們努力謀給以醜而小的城市中的兒童以自由的薰染，美的觀感，創造的機會，和真正自助自立的風氣。

## 第六章 比利時德可樂里事業之一瞥

德可樂里博士 (Dr. O. Decroly) 充滿着對於其事業之熱誠，深邃的心理學見解，和對於兒童之合理的愛心，他不特把自己的熱誠感動了他本國比利時的各學校，並且遠及法蘭西和瑞士（近且傳到南美各國譯者）他在每個兒童的身上見到了他的人性的，他認每個兒童都可以發展成爲一個人類社會中的完整無缺的份子。

因爲人口的繼續增加，科學知識的進步，和我們全個社會的經濟的組織之愈變愈複雜，而我們教育兒童們在繁複的文化生活中之彼此合作，從事參加，便更爲必要了。我們知道一個嬰兒出世正久便知道不去咬他的足趾，以傷他的身體；可是假若我們要教人把這個道理應用之於社會，則頗不容易，這便是說我們常知道不可傷害社會上任何人，以傷害自己。這個道理是不容易教給人的，在美國只有少數的學校，拳拳服膺地執着這條雖然是抽象，而於人生的關係有如布帛麻粟一般切要的原理，差不多所有我們社會上的罪惡，如罪犯之增多，風俗之日陋，威權之濫用，正義觀念之日漸低落，無非是由於我們的學校之無能力訓練學生真切的感覺到所有社會之各個分子都是互相依靠的事實。

德可樂里的教育方法至少在訓練兒童合作的方面已放出了異彩，且取於獨創力和責任心兩者亦同時顧及。

我們初次和德可樂里會面的時候，是在美國，是他和布洗（Buyse）到美國參觀實驗學校的時候，他們在溫耐特加參觀了一日，以可愛的態度發了許多懇切而聰明的問題，我們由他們的名片上知道德可樂里是不魯塞大學的教授，布洗是部視學，當時我們所知道他的就是如此而已。及到過了幾個月之後，我們才知道這位和藹可親，虛懷若谷，棕褐鬚鬚，慈愛眼光的德可樂里乃可以算是全歐不健全的兒童的教育之有權威的領袖。

德可樂里的教育事業的起首，也是和蒙台梭利一樣，是由不健全的兒童起首的。他的住屋是在不魯塞的郊外，一所不健全兒童的學校就在他家的旁邊，在這個學校裏，他採用着飽經訓練的心理學家技術，兒童的愛護者的同情，低能兒童的心靈，和無限的耐煩心，努力不怠地一步一步地發明他的教具，以期吸引他們的興趣和發展他們的注意的能力。



參觀者如果初進他們的學校，差不多要給他各種的教具所昏迷，他之所以要有這樣多的教具，其目的無非在補救低能兒童之不注意和興趣不專注的缺點。他用些教具可以使兒童們由不注意到注意，由興趣不專注而到仔細觀察，注意與仔細觀察對於讀寫算固然是必要，即在技能方面亦為必要，這技能將為他長大成人而為自食其力之社會的一員時所不可少的。他的教具極多舉不勝舉，為便於具體的說明他的方法起見，現在只舉一二種可以作代表的說明於下。

在一張桌子上有不少的薄木板，有一塊木板有三個大小不同的香蕉形的洞，另有三塊大小不同的香蕉形的小木板，這三塊小木板是油成恰如香蕉的顏色，其大小恰可各配入薄板中之各一洞，兒童便由他的感覺，形像，用嘗試的方法以學習將這三塊大小不同的香蕉配入大小不同的各洞。

另有一塊畫了風景的薄板，可是他上面缺少了風車和一些樹木，要用另幾塊風車形的，樹木形的小板嵌入才得完全，像這一類的薄板尚不少，其難度係漸進的由極容易而到少微艱難，這些嵌配的木板其目的與石庚 (Dessin) 及蒙台梭利的不同，他

們的教具在訓練感覺，發達真切的觀察力和辨別力。至於德可樂里的教具則比幾何形的爲有興趣，且其物件都是兒童常見的東西，並可喚起他的想像。

這一條原理在德可樂里的事業上是很顯著的。他不斷地努力要使形式的工作和實際經驗相連合，不斷地刺激兒童的想像和吸引他們的興趣。所有這些的教具都帶幾分情感的意味。

其次便是辨別高矮的教具。這些教具不像蒙台梭利的一樣，單用長短不同的木棍和圓柱，而是用由木板上切下來的繪了顏色的樹木和房屋。寬窄的辨別是用肥瘦不同的木偶，這些木偶有時又用來作顏色比較的教具，因爲他們穿了各種顏色不同的衣服。

此外還有許多對照的遊戲，用這種東西對照那樣東西的才智，是學習讀法所必需的。如是德可樂里便發明了這樣一些東西：一個大卡片上有許多同形的像，每一個像盡有與別個像不同顏色的衣服。兒童便拿小卡片的像去對大卡片上的像。另一張大卡片上畫了許多打拳的小孩子的像，兒童可以用他袋裏所裝的各個像去對照他

們。第三張大卡照是一些同樣的茶桌，每一張桌上有一個足球，所不同的是足球所放的位置各異，兒童須得找到同樣的位置的去對照他們，每一套小卡片與大卡片上的圖畫剛剛相符的，其深淺的難度，也是由極容易而到十分難的。

一個兒童玩過這樣的教具之後，便養成了集中觀察力和工作的習慣，有的只要一年便可以藉遊戲以學讀書，太不行的便非四五年之久不能達到學讀書的地步。

閱讀遊戲中的一種是這樣的：一句句子與畫對照如「貓飲牛奶。」其次便是把一句的各字分散，重新再組成原來的句子。

再次便是字的學習，有許多對照盒，每個盒上有蓋，蓋上寫有各種物件的名稱；每個盒裏裝有各種物件；遊戲時兒童當把適當的盒蓋蓋在適當的盒上，即是要蓋上所寫的物名與盒內的物件相同。

再進一步便是兒童可以取一張卡片，卡片上或許是有畫，或許貼有什麼小的物件，在他的下面則寫有：「這是什麼？」「他是什麼顏色？」「我們如何使用牠？」在一個袋裏面放有些印好的答案，他可以拿出來對照。

不論那個，見着這些爲兒童所熟悉而有興趣的圖畫或食物的教具，未有不感動的。其實用實物教學，其辦法至少可以由裴斯泰洛齊算起，可見已不是新的事體，可是德可樂里的教具之發明，却不是易事而是費了非常的心思的。

現在我們用不着多所舉例，應當看看他的教具好處究竟在那兒。他的教具在開始的地步，是極簡單的，就是最低能的兒童也玩得來，而且極有興趣。其後以次逐漸加深，由最簡單的以主學習讀寫算基本技術的地步，每一步驟都有不少的各式各樣的教具，而每一步驟之間難度的相差却十分輕微並不重大，而且每部都利用着兒童的想像，兒童玩弄牠時全完是自己嘗試的，不用教導的。自己做錯了，自己改正。

兒童們十分愛好這種工作，雖長時間的玩弄，亦孜孜不倦，因此養成了長時間的注意能力和各種技術。

德可樂里由這種對於低能兒童的工作遂得到對於常態兒童教育的價值的啟示。他在不魯塞設立一所學校，招收四歲到中學年齡的男女學生，以爲實驗他的教育理想的地點。

我們一進入這個學校，便感覺到一種快樂的空氣，無壓迫的兒童生活，和自動的工作。課室裏面大都設有幾張長棹，每一張長棹約有十五六個兒童圍繞着坐着。牆上貼滿了兒童自作的圖畫。陳列室裏面擺着各式各樣的標本。籠子裏面有的是豚鼠，有的是灰鼠，有的是白鼠，有的是或是各種的鳥雀。玻璃缸中有的盛有蜥蜴，有的盛有各種的魚類。一年級的課室有棉花做的雪片飛着，雪片是用線繫着掛在天花板上的一角的。又用繩子當作雨在另一角飄着。室的中央便是一個大而黃的太陽懸着。在一邊的牆上貼着一條長的紙條，沿着樓梯自樓下而達樓上，上面寫着：「到偉大而奇異的動物園之路。」的幾個字。兒童們在學校各處的來往談話，都是很自由的，高年級很安靜，初年級比較地嘈一點。教員是有權威的，遇有軌外的自由即行干涉，可是很少有要教員管理的事體發生。

在起初的時候，我們幾乎看不出這常態兒童的學校和那低能兒童的學校的相同之點在什麼地方。在郊外有克里（Deoles）學校中所用之各種精心製造出來的教具，在此地面直看不見。此地兒童們的教育，看來似乎是重自由活動，而不大重規律和

組織，他們所從事的是生物，是郊行，是討論和故事，而很少教具。

其實如果和以細心的考察，便知道這兩個學校的差別不致這樣的大；那在有克里的低能學校也常與生物接近的，也有郊行和講故事的，在不魯塞的學校也玩教具的，所不同的便是教具在常態兒童教育上站在第二個地位而已。

在使用教具的一方面，德可樂里和蒙台梭利之間有個重大的區別，蒙台梭利是把所有的低能兒童所用的教具，通通應用之於常態兒童，而德可樂里便以為不必盡用之於常態的兒童，他所應用於常態兒童的，是極少數的初級訓練教具，和對於讀寫算直接有關係的各種教具，這便是常態兒童之重要的教具。

教具的使用純粹是個人的，在這一點上面極與米斯馬肯德的教育方法相似，雖然米斯馬肯德和德可樂里彼此素不相識，當然他們的教具，在細微末節上是有些不同的，可是在他們的大體上，自己教自己以改正錯誤的性質上，在應用右列的教學以學得學習的工具的使用上是相同的，米斯馬在常態兒童的教具方面其步驟，其組織，都要比德可樂里的全整些，在米斯馬的見地看來，兒童自動的個人作業，乃是學校活

動的中心，團體作業在教育上是次要的地位，而休閒的教育却佔了不少的時間。

可是德可樂里是以團體工作為主，而以訓練初步技術的個人教學爲副的，團體作業之利用這種技術，是因團體作業以引起使用他的需要，並不是藉團體作業以教授他們。總之團體作業，其目的不在旁的，而在教導合作，而在發展各個兒童的性格，以便他適合於當今這種複雜的社會生活。

教育一事，在德可樂里看來，是一種發展兒童獨創力的，想像力的，銳敏的視察力的，專心作業的，和與人合作的事體。讀寫算雖然重要，可是尙在其次；因此我們可以見到學校的團體組織其目的不在教學，而在發展良好的德性。

爲要達到這個目的起見，須儘量把環境弄得豐富，所以他們有小動物，有各種有趣味的東西，有郊行和遠足。兒童對於環境的及應有一個嚮導，對於作業有一個興趣的中心。

這「興趣的中心」是與兒童日常接近的東西相連的，有時可以支持一個月或一年之久，在這一級或許正在追求着興趣的中心，在那一級或許已在進行之中了。兒

童們都把與這事有關的東西帶到學校裏面來，他們本着這個中心自雜誌報張上剪下圖畫，他們也從事繪畫，用泥土做模形，用木做各種東西，凡此等等其目的無非在完

成他們的中心問題。

由這個中心題目，整個的團體圍着他工作，而每一個人選擇對於他有興趣的一部分去做。各部分都是互相不同的，在他們中間，我們聽得他們討論着猴子、海、蒸汽機的工作和油漆布。

選定了一部分工作之後，便去研究。通常是看書。可是，如於實物有關的部分則直接研究實物或一事的過程，他們依照他們所選定的目標去找材料，去搜集圖畫，而以此去表明他們團體的工作。他們各人自己也作畫以表達各人的研究。除此之外尙要做報告，報告簿上或用剪下的圖畫或用自作的圖畫以助說明。這報告要費一星期的時間，經教員仔細地指正，由學生們自己去修改。

各兒童在報告預備好了之後，在班上講演，他自由地應用黑板傳遞各人所蒐集



所知的究竟透澈了沒有，如果對於他的講演或回答不滿意，他們可以叫他去看看書，或者，甚至要他重做一個報告。

這些聽者或者當他們講演時記寫筆記，或者在講後做一個提要，他們爲此各人預備一個記錄簿，在記錄簿上他們還加上些插圖。

討論他人的報告，記錄他人的報告，預備自己的報告，改正自己的報告，要佔每個兒童每日一大部分時間，其餘的時間，便是個人的時間，在此時間內有唱歌體操娛樂，有時有校外旅行。

報告是德可樂里方法的最大的特徵，常態兒童自三年級起便實行——其實在三年級以前便已着手。他是學校各種活動的中心，他是閱讀，書寫，拼字，作文，語言，文法，歷史，地理和圖畫的作業的大部分基礎。在好幾方面頗類似美國的設計作業，可是並不完全一樣。當他進行的時候是有些個人的練習工作做補助的，用教具來教自己，占補助工作的主要部分。這樣可以減除兒童們要學習各種事物的困難，即報告一事似乎很注重各種教材的學習，其實並不是的，教材的學習不過是偶然的事，他不是學

習的目的，而是學習的副產物，學習的目的是在發展獨創力，自信心，合作的精神和觀察的習慣。

這種方法的最大的缺點，便是在演講的時候聽者所得的益處，不及講者所得的多。加之講演者又沒有講演的專長，看來殊不見得十分完善，可是他的好處很明顯地勝過他的缺點。他們真有一種合作的精神，每一個中心題目，團體中的各個分子都熱心供給材料，討論的時候極有生氣，各人獲益確實不少。自己研究，預備報告，分發報告等事的確是很好的。其他如個人興趣之自由發展，團體中其他分子的興趣之廣為吸收，大足以發達其獨創的能力，但同時亦不失其合作的精神。

德可樂里的學校，每團約十五人。在公立學校，每一個大班，可以分爲這樣的兩組或三組，並且他的方法不限於他的私立學校，公立學校也可以採用。因爲在不魯塞的公立學校中實施頗有成效，此事全賴韓沒德。他曾在德可樂里的學校當教員，對於他的事業知道得極透澈，他最近著有一本論及德可樂里方法的書，他有一班約當三十五至四十八歲的成年人。

任何人一進到他教室便見到應用自教的教具的機會要比較的多。他於德可樂里所發明的之外，又把自己所發明的加上去。他的教具的使用也是個人的，可是他爲技術不大高明的教師設想，於兒童使用教具時不必一定各人玩各不相同的教具，以免教師照顧的困難，他這樣辦法並不見得學生不努力工作，因爲他知道各樣的教具要比知道各個的兒童還要清楚。

不知是因爲他的班級人數太多的原故，還是因爲由他的班上必定要升到普通用形式訓練較多的學校去的原故，或是其他的原故，在學習普通功課一方面，個人的自學所占的地位要比在德可樂里學校中所占的地位要重要的多。在他這兒和在米斯馬肯德那兒一樣，或許理由也是相同。團體活動似乎處在次要的地位。

但是這不是說他那兒沒有團體活動，漢沒德姑娘帶着他們的兒童們舉行各種的旅行，當我們在那兒的時候，他們已做好一部分的不魯塞城的地圖，他們曾指示給我們看他們上次旅行的路線，他應用記錄簿和插圖的材料也不亞於德可樂里的學校，爲保存剪下來的圖畫起見，他做了一套大的袋子，一個個地吊在黑板的下面，每一

個袋子標明一類的東西，凡是他自己或兒童們得到了那一類的材料，便放入那一類表面去。所有的兒童都高興在這裝圖畫的袋子裏面選出材料以表明他們的記錄簿中的所記。

在公立學校中實行德可樂里的方法，漢沒德姑娘的班級，總算是最好的例子，可是推行德可樂里的方法到公立學校的恐怕再沒有那個比布洗的影響還要大的了。

布洗是比利時教育部所派的視察不魯塞聖基樂區的部視學。他是德可樂里的朋友兼崇拜者，一九二二年的時候，曾經同德可樂里來美國考察實驗教育，在他所視察的區域以內，每一個學校必有一二班實行德可樂里的方法——如見有可以勝任的教員，他希望德可樂里的方法會引起其他的教師的興趣，也漸漸地採用這種方法。他又很熱心探求那些地方必須改變，方能適合於普通的公立學校。因此這些已實行這方法的各班級便成了實驗的場所了。

德可樂里的方法，在千篇一律的形式作業的學校中，當然是一種發酵劑，可是色彩却沒有原來那樣的濃厚。老實說這些在方法上所得的益處，不及在德可樂里的精

神上所得的那樣多，德可樂里的精神使兒童們趨向於自由，使兒童們自我發表的機會加多，使兒童們的獨創力得以發達。他這種精神把使用模型鑄造相同的兒童的方法廢除了去，而趨向於當今各處實驗學校的理想目的，換一句話說，便是充分的發展各個兒童的個性。

德可樂里的事業的各種要素不是由別人那兒抄來的，而是由他自己獨出心裁創造出來的。這可以表明一種大運動當各人單獨工作的時時，雖然同時有不少的地方不少的人在從事着，但通通都是單獨工作的。比如蒙台梭利，馬肯德，德可樂里，可梯斯諸人所做的事業，性質是大體相同的，然而他們的方法是各自獨創的，在三十年前並沒有人想及的，這即是表明在我們這變動中的文化當中，非另有新的教育方法，是不能適應他的需要的。

在美國除佛洛利達最近創立的一所私立學校完全採用德可樂里的方法之外，其餘的學校採用的雖不少，但總是一部分的。德可樂里的方法表示着近代進步的教育方法的許多良好的要素可以連合在一起，如個別教學，設計工作，達爾登制，蒙台梭

種的原則通通都可以達合在他的方法之內，也可以表示各個獨立的教育領袖之如何連合而能成功，如何使已有的教法和教材得以改進。

## 第七章 荷蘭之人道主義者的學校

由盜斯特登起程約行兩點鐘的車路，彎彎曲曲地通過了一些運河和原野，便到了洛倫村。這是一個如畫的小村，毛屋瓦屋相間地點綴着，每一所房屋的門上都有光明的色彩塗飾着，有的鑲成格子，有的是百葉門。住在那兒的人有不少的藝術家。這個村上有一個小小的學校，他的名稱叫做「人道主義者的學校」。從帶有貴族氣味的「中學」看來，他那是一個幻想者狂熱者的學校，戒酒者和素食者的學校。

這個學校有幾間木製的屋，有一座給指導者和四個教師所住的房屋。約當一九〇四年的時候，由一個名叫「四海皆兄弟」的教會團體所設立的。開始的時候只是七個在指導者家中學習的學生。現在已有一百三十個學生，他們都擁擠在矮小的木屋中。現在的指導者是當時留下來的獨一無二的教職員和「四海皆兄弟」會的會友。他是一個長滿着紅而褐的鬍鬚，充滿着熱誠在慈愛的眼光中的人。他的幾位同事

都能與他並駕齊趨地負着謀學校的幸福的重任。

這學校所用的方法並沒有什麼特異的地方。他和歐洲其他的進步的學校一樣，有很多手工作業。在歐洲進步的學校許多東西都是學生自己做的。這所學校是步着愛息歷達學校的後塵的。愛恩學校比他早幾年成立，他是一個開始宣傳兒童當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活動，在課程中當有更多的生氣的學校。

人道主義者的學校之所以令人欽佩，令人認為有價值者，是在他的精神和他的理想。他是一個深信四海皆兄弟的學校，是一個崇拜和平的學校。他裏面有一個教員，曾經因為反對戰爭，而捉將牢裏去，如果再要其他的教員去參戰，他們也會同他一樣會捉將牢裏去的。

在這學校裏面，我們見到了求世界變好的心之生長和擴大。這不是由書本上學來的，更不是課程中規定的，乃是教員們自己以身作則，躬行實踐地培養出來的。他們正在小規模地做國際聯盟，裁兵會議，和其他謀世界利益的各種會議，凡此等在大規模方面，不易成功的，在他們却頗有成就了。

該校之以他的理想培養兒童們，不是用直接的道德教育，而是靠教員的態度，和史地文學的教學。教員們不論在校內或校外都要把他們希望他們的學生們所須達到的理想，實際生活着以爲模範。真的，他們都是些戒酒者和素食者，而且在荷蘭人的眼光中看來，戒酒者比素食者更爲狂妄乖僻，可是這些教員們決不是狂妄者乖僻者，不問你贊不贊成他們的主義，而他們的可以貫金石的貞誠，和固執他們的宗旨的決心是令你佩服的。他們並不直接教兒童們戒酒戒肉，他們只是設法感化兒童們愛動物，愛清潔健康的生活。

有一個最好的例子足以見到他的熱誠和精神的，這便是他們在有限的經費之下刻苦地幹着。政府給他們的經費只得請七個教員，若只有七個教員，則每個非教四十人左右不可。這是他們所不願意的，因爲他們覺得在這樣大的班上是不能給兒童以良好的教育的，於是他們便決定每人捐出九分之一的薪水來多請兩個教員。這種辦法是不易的，因荷蘭的教員薪水並不高呢。

這個學校在功課方面，也有幾分活動，可不是真正的自由，這是因爲不能違反國



家所定的固定的日課表，如果違反了便不能得國家的經費。每週二十六小時中有二十二小時須用之於通常功課和體育，因此只有四小時供他們所認為重要的手工、郊行和其他的活動。

歐洲各國的教育權是集中於中央的，而荷蘭尤甚。英國和近來的德國教育的管理不十分的集權，所以他們教育的實驗也比較的多。反之如比利時、荷蘭、法蘭西、瑞士是歐洲大陸教育權最集中的國家，因之他們便缺乏公立教育的新觀念。

人道主義者的學校給與美國教員們最大的感動的，便是他能在嚴格的規律和因襲的慣例的限制之下，能够成功。其實在美國也同在荷比法各國一樣，各邦的教育廳常以集中的權力干預各私人的努力。任何人都可以時常碰到在無可避免的因襲的權力管轄之下的教員，校長乃至督學都時常說：「我們怎樣辦？」可是在人道主義者的學校，處在那樣拘束的境況之下，能表現其人生哲學和生活的同情有那麼驚人的成效，並且他的教員們能以身作則地幹出來。

洛倫的人道主義者的學校以些少的自由而能實行新的理想，真是一個教育上

的貢獻，牠雖然被壓制着，然而牠仍然能夠給有機會去與他接近的，以一種「烟土鄙里純」

## 第八章 合作的學習——法國可性內的實驗

在教育的實驗方面講，法蘭西在歐洲各國中是最荒涼的一塊土地，不論在教育上或政治上他仍然處在戰後的反動情況中的，當我們到法國參觀的時候，其教育總長尙主張恢復十八世紀的光榮教育，教育界的領袖們大都是贊成用古典文作心靈的開治，而不表同情於近代的教育。

然而，這並不是絕對的，與這相反的也有，我們知道法國有一班人叫做「伴侶」——是在歐戰的時候集合起來的，——他們認為各階級的人凡是能夠手挽手地去打戰的，也應該手挽手地去進學校，因此他們應當有一個單一的學制——給貧富各階級一同就學的學制，此外如蒙台梭利的學說他們也已感到，在國推行蒙氏教法最力的却是一個名叫克龍威爾的美國女士，他在這不毛的境地上設立了五百個蒙台梭利式的學校，另外還有幾所「新學校」其中一種是做效英國阿波崇的辦法的（

附郭) 寄宿學校。我們曾去參觀過其中的一所，那所學校名叫洛黑斯學校 (L'École des Roches)，裏面充滿着快樂的，自由的空氣，工場的作業也不少，可是在教材和教法方面一點也沒有變動和普通一般學校毫無分別。

當我們轉到公立的小學校——即大眾的子女們所進的學校——的時候，我們真感覺到十分的難過，因為法國辦理公立學校的人們沒有那個見到了新時代的曙光。

可是有一個視學員，却已捉住着時代的光明了。這不是別人，這便是可性奈 (P. Oyes Cousinet) 他是一個視察亞而塞俄伯村左近約一百四十所小學的視察員。我們在可性奈的事業上所得的，或許不亞於在德可樂里那兒所得的。至少在一個重要的方面他給與我們的恐怕還要多一點。這即是發展特殊的才能和彼此的互相信賴的事體。

任何人都會感覺到可性奈具有一種活潑的，近代的，青年的精神。與我們所會到過的歐洲的許多辦學人員的精神完全不同。當然，英國的歐尼爾是這樣的一種人，其

熱心或許過之，可是對於世界進步的教育知識却不及可氏的淵博。如果你曾經同可氏談過話，你一定很想把你自己的子女送到他的學校去求學。他是澈頭澈尾受了杜威的哲學的感化的，他努力要把杜威的理想在法蘭西實現出來。可是他無一時不受有集權的法國教育制度的阻礙。

舉凡法蘭西的兒童，不論貧富都要經過在巴黎的教育部的考試，並且不問他所學的是什麼，通通都要經過教部所規定的教材，那怕是無用的，都非考不可。可氏一區內的兒童當然不是例外。因此任你如何的改革都不能不顧及通常一般學校所教的形式知識。何況可氏非用法國師範學校的畢業生不可，而他們是除了受一種形式的功課的訓練之外，什麼也不知道的。

我曾經向一個巴黎的師範學校的教員問道，師範學校曾經是否鼓勵過教員們給與兒童們以更多的自由沒有？他回答說：「沒有，幾年以前，曾有一個時候我們鼓勵教員們給兒童們以多少自由，可是我們即刻就發現他們都變了話匣子了。他們以為他們有討論學科的權利，所以我們現在仍採用舊時的嚴厲的方法。」

在可氏所視察的各學校當中，只有三四個學校用他的方法是成了功的。其中一個是吳德女士所教的鄉村學校，不幸得很，當我們去拜訪可性奈的時候，他因為有事不能夠指點他的試驗事業給我們看，沒有方法只好把天德女士敘述他自己的學校的話摘錄於後了。

「可性奈先生有一天來看我的學校，同我談了很久，當他同我話說的時候，他發了下面那樣一段的議論，真叫我又驚又喜：『我們須得要為學生們創造一個環境，讓他們在裏面發現教育他們的各種事物，那麼，他們便能夠自己教育自己而不須我們幫助了。』並且，』他笑着又說道，『你便會十分安閒了，因為除了看着他們生活以外，你沒有事體了。』」過了幾天，我把這話對隔壁的同事說，他毫不遲疑地回答道：『可先生是一個瘋子，你跟着他做，你就是半個瘋子。』可是無論如何，我始終是跟着可性奈先生的指導繼續做下去的。

「讓我們進學校去罷，這是星期一，上午八點鐘，兒童們帶着他們昨日所搜集，而且保存得很好的東西來給我，這些東西大都是動植物，他們之所以帶來，是想加以仔

細的研究和給他們的同學們看的，今日在其他的各種東西之中，有一個昏迷了的蝙蝠，此外還有些花花草草，其中有一個蜥蜴，是喬治的父親昨天在葡萄園中打着的，喬治把他帶到學校來，十分地興高彩烈，當然，一個早上是不能把所有的東西一一研究的，須得有個選擇，選什麼好呢？花嗎，那是明天在田野中可以找得更多的出來的，年長的學生們便在蜥蜴和蝙蝠之間猶疑不決了，女生們對於後者表示厭惡，說道：「這是不祥的東西是不是？」到了此地便有解釋的必要，我告訴他們不是的，我們不可有這種迷信，並且他是一種於農業上有幫助的，以後，便決定把蜥蜴放下等到明天再研究，現在便從考察蝙蝠入手。

兒童們把他們自己分爲兩組，一組是較大的學生由九歲到十二歲；另一組是小的，由六歲到十二歲。我忘記說了，我的班上有十七個學生，年齡是由六歲到十二歲。每一組都圍着黑板，小的一組觀察蜥蜴，大的一組觀察蝙蝠。明天兩組再交換一下，一個兒童站在黑板旁邊錄寫其他的兒童所口述的結果。我認於這種觀察搜集物的練習，不特不壓迫兒童的個性，却確能够使他能够充分的表現，每個兒童自己的各

種心能都得自由地傾瀉，有幾個兒童簡直是專門家，所有他們都喜歡觀察，可是有的法語說得不大妥貼，時常挨一兩個小女生不客氣地責備，他們把不大妥貼的句子重新組織過，使他變爲優美的，或把原句分爲幾個小句，或把原來的幾句合爲一句，這些便是修詞學專家，另一句孩子又代那批評者說道：「試試再說一遍。」此外尚有拼字的專家，這一種對於錯誤的批評，我也承認有的不免對於無心錯誤有故意譏笑的意見。

由此可以知道集合的工作，不特可以養成共同的觀察的習慣，並且可以練習各人的專長。誰說集合的工作不能發展兒童的個性，那不能發展兒童的個性的集合工作，乃是拒絕批評的集合工作。良好的團體工作是能給個性以充分發展的機會的。

於是乎兒童們請求我宣讀他們的工作，我便大聲地宣讀，我沒法使他們找出他們沒有注意到的拼字的錯誤，我們大家共同改正牠。有時候，真是同上文法課一樣，其實常常都是同上文法一樣的，並且有興趣些，切合需要些，不論何時，一經發現了錯誤，他們即該自己訂正，我所做的工作，只是他們真的幹不來的事體，我才解釋給他們聽。

工作一經改正之後，他們便把他鈔在筆記簿上，我們叫這筆記簿做「觀察記事錄」。在這簿上，他們畫下所觀察的動植物，以及他們所特加研究的各部分。當這事做完之後，我們另外預備一種卡片，把寫在黑板上的，總括地鈔下來。

下雨天我們不能出去，我便帶他們到「文書儲藏室」去，鄉村學校的文書儲藏室，可以找出很多有興趣的東西來。在我們學校裏，我們發現了大把的破爛的佈滿灰塵的舊書，可是他們裏面有許多有興趣而美麗的插圖。我們於是乎快快地把這些古董檢回教室，年幼的便有剪刀剪裁圖畫，年長的便分類收集。

對於這些圖畫，他們便講演起來，他們在袋子裏面選出他們所喜歡的圖畫，並在他們的記錄簿上寫下他們對於那畫的意思，然後把他們所寫的讀給他們的同學聽。有的不讓人家動用他們的記錄簿，有的簡直不給他們的同學過問。就大體講來，他們個個都喜歡這種練習。

這一種的練習方法我曾於勿利爾博士和德可樂里博士的「新學校」中見之，現在不過竊取其意而已。



歷史課也是同這一樣地進行，但是我們尙把他做做手工的動機，兒童們把他們的玩偶穿上他們正在研究的時代的衣服。他們在沙盤上建造各時代的房屋。我對於歷史一課所注重之點，係在使兒童能够表演出來。我可以把兒童用史事編劇和演劇的情形詳細講給你聽。

於是她便仔細地序述一次極有興趣的表演。跟着他又講起不特歷史可以如此教，即地理自然也可如此教。其他的學科都可以以此爲中心。臨了，她把她的報告結束於下：

「這不用說的，所有的家長們都贊成這種改革，當冬夜會議的時候，他們幫助我不少。我們因爲他們的高興得到許多便宜，並且得到他們的捐助發行了我們小小的雜誌。到了現在呢，我們因爲他們的同心合作的結果，已經使我們的學校成爲一個可以給兒童們在其中度其快樂的有益的童年的場所了。已經創造了可性奈先生所說的兒童們的環境，他們在裏面可以發現教育他們的各種事物。他們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而不須我們的幫助。因爲他們能够自己教自己，所以我很少去干預他們在學校中

的生活，我很感謝我在上面所潦潦草草說及的可性奈先生的方法，我們簡直用不着去干預一下，兒童們的人格和心能之自由的發展實無須字外力的幫助的。我又感謝着兒童們的工作，他們已學到如何幫助人的需要，如何匡正人的不及，他們所得到的，要比由身修規則，命令，禁例所得到的爲多。因爲這個原故，所以我毫不遲疑地宣言：「在這種自己教育的方法之下的兒童們，我們對於他們除了看着他們生活幾乎不要做什麼。」

可性奈發行一種小小的定期刊物，名爲清鳥，裏面印有兒童的作文和插畫。這刊物行於留心他的事業的各學校，和表同情於他的歐洲各教育家之間。

可性奈給他的兒童們的自由要比德可樂里所給與的爲多。他的事業沒有這樣地組織得完備，這樣地有系統。比如說，可性奈的兒童可以自己選擇設計，而德可樂里的學校其教材乃是由教師選擇的。因爲這樣所以可性奈的學校要比德可樂里的學校無系統些，而在利弊兩方面的自由都要比較的大些。

可性奈把他的事業總括爲下面三條：

(1)讓兒童們自己高興如何結合便如何結合，讓他們依照他們自己所想的去改變他們自己，不要強把一個兒童加入進去，或退出來，也不要故意使他們拒絕或容納一個合作者。

(2)當某一組正在工作的時候，不要去干預他們，讓他們完全地自己工作下去，如果其中一個分子似乎不工作，留心他會被其組中的工作者所拼出，如果他們被他的惡意所干預，他也不會自己去與另一組的人相結合的。

(3)訂正工作，工作雖是自由的，可是兒童們必須得到改正工作的習慣，當工作完結的時候，也只是在這時候，教師當高興地指正他們的錯誤——形式方面的，這種錯誤的訂正其結果便是文法的功課。

其次他便在科學、史地、數學各種方面指出比較固定的方法。

這種意義已漸漸地得到他人的信任，其所以能達到這步田地的原因，乃是因為可性奈之團體活動的分工——讓每個兒童做他所最做得好的一組中最會寫作的便寫文章，最會拼字的便改正拼字的錯誤，總之，各盡所長，這樣便能够在團體活動中

使各個兒童發現他的所短，而應用他的所長。

可性奈的實驗在我們美國人看來顯然是一種設計教學法。在任何進步的學校都可以見到這種方法的一二面——可是在歐洲以我們所看過的學校而論（除捷克斯拉夫的巴苦里的學校以外，那是一所與衆極不相同的學校）沒有那一所學校能够像可性奈制那樣地能够利用由兒童的興趣中所生長出來的設計以作教學的唯一手段。他那當分組工作的時候絕對不要干預的政策，使人想起有些像蒙台梭利的主張，至於用分工的方法來完成學校的工課，似乎是可性奈自己的特見。

若有人要問可性奈的方法與德可樂里的方法有何不同之點？我可以回答說：可氏在教法利選材上要比德氏的活動得多，而同時不忘記成人對於兒童選擇工作的指導。此外還有一點我們要特別留意的，也即是使可性奈的實驗的成功更爲驚人的，便是他能在官廳的形式考試之下（其考試之認真不亞於美國）進行他的事業。比如說紐約州有一羣兒童在可氏的方法之下學習，於升級的時候須要受過官廳的普通學校的各科考試，然而他們能够完全通過考試而不感覺困難。試試想想看，這一種

方法能不叫墨守成法的先生們反省嗎？因為可性奈在一方面能够使他的學生通過因襲的學科考試，在他人必以為非用舊式的形式訓練法不成功的，而能成功，在另一方面他又能够養成學生們的獨創的，自助的，負責的，獨立的，自信的，合作的，而為形式訓練所不能達到的各種德性。這樣豈不是明明地表顯出可氏的結果較為優越嗎？

美國可林（Collin）的實驗，在細微末節上當然與可性奈的不同，然而確有相同的地方，因為他能表示出，非形式的團體活動，至少可以比用有組織的上課對於教材所獲的為多，同時又能够給學生們以自由和責任，且能够訓練他們的合作。

現在我們且不問可性奈的合作的「寓學於做」的方法如何有限，然而猶能够注意到兒童的興趣，使學校學作業自動而不被動，任兒童本其所長以發展其個性而又能顧及團體，且能給與兒童多多的自由，那是決無可疑的。

## 第九章 瑞士的「新學校」——格那尼塞格

在瑞士日內瓦披梯踢學校（L'École des Petites）附近，我們參觀了勿尼爾博士家中的快樂的小小班級，現在已成為國際學校（The International School）的班級；

和盧梭學院中的興趣淋漓的科學事業之後，便到格那尼塞格 (Glurisegg)。

格那尼塞格是一個招收九歲到十八歲男生的寄宿學校。這個學校是直接受了英國來低在阿波崇的事業和德國列茲 (Trier) 的郊野別墅 (Tan derfchung sh-aine) 的「煙士比里純」的。

歐洲的「新學校」運動，起於一八八九年。當那個時候，有不少的「新學校」起於各處。因為他們已見到教育方法必須能夠適應新的要求和新的情況。伯德里斯成立於一八九二年。洛黑斯學校稍微遲一點，格那尼塞格幾乎是同時——其目的在給與平衡的訓練以代替文字的學習。

在美國這種運動才剛剛開首，比歐洲差不多遲了三十年，可是已經到了含苞待放的時候了。他的產生的原因，是認識了只有書本知識之不足，而必須有能夠滿足新時代的更大的需要和更大的責任的教育才可以。

當我到將近格那尼塞格不遠的一個小村名叫斯特克堡的時候，我們問他們：格那尼塞格是否是一個村莊？他們的回答：「不是，只是一塊地方。」這話倒不大錯的。因

爲那兒只有一個旅店，幾間房子，一個學校。在那學校，我找着了派克（Carlton Parkes）夫人的兩個兒子，波士頓，徐卜林教授的兒子以及最有名的支家谷醫生貝克的兒子。派克的兒子曾在紐約何來斯滿學校，貝克的兒子曾經進過支加谷的派克學校，因他們我們知道了些關於兩個美國實驗學校和這個歐洲的學校的不同點。我問派克夫人的兒子：如果何來斯滿學校和格那尼塞格學格任你選擇一個，你願進那一個學校呢？他們對於我所問的，真不知道如何作答才好。他們以爲就大體講來，在體育方面他們十分地中意何來斯滿，因爲何來斯滿是一個大的學校，所以他有各種的體育活動。在格那尼塞格方面，他們喜歡他的寄宿的辦法和家庭式的生活，以及法文的教學法。（格那尼塞格是屬於瑞士的德語區，所有正式的功課都用德語教授。）那由派克學校來的孩子們却舍不得那個學校的早操或舍不得那大社堂。可是他們在格那尼塞格却十分高興。

其實這一種比較，也同我在洛黑斯及其他有美國兒童的學校一樣，他們幾乎對於任何學校都中意的，並且都傾向於現在所在的學校的，至於學校實際的好壞他是

不知道的，因為十二三歲的孩子們，那怕如何地聰明，也不能了解他們的教育歷程他們所知道的是快樂與不快樂，以及掛念從前的學校的樂事，和中意現在所入的學校的趣事，那里知道領導他們的學校生活的根本不同的教育哲理呢。

格那尼塞格很幽美地立在一個小山上，俯瞰着康斯登斯的湖灣，他與大多數的歐洲寄宿學校都不相同，他的宿舍不是軍隊式的，兩個學生住一間房，至多也不過是四個人房裏面的裝飾一任他們的所好。

學生們自己選擇照料他們的先生所選的先生便是他們的指導者，顧問者以及居室的家長（house father）這種辦法是一種改革，而且像格那尼塞格那樣小的學校——約七十五個學生——辦下去是很好的。現在我們所要問的是：像洛黑斯那樣三百五十個學生的大的學校能否得到這樣得人心的先生，但不論如何，格那尼塞格塞制已獲得極可樂觀的結果。

把學格分爲若干組，各組各住一所房屋，各有各的先生或居室的家長，其對兒童們好像是一班友誼極深的朋友中一個年長的顧問，又好像徒弟制中的師父。如果先



生的人格強而有力——格那尼格塞很幸福的得到了一般能够使兒童們欽佩的教員——使兒童們與他接近所得的必不少，因為他們對於態度很好，而且願意聽他的領導。

格那尼塞格的分組的組織與童子軍分隊的組織——每隊有一個隊長——是一個極有趣的對比。近來在美國方面童軍運動之成功——即在英格蘭及其他國亦有相當的成就——對於領袖制頗有影響，因為兒童們對於特經選擇認為適於領導工作的年長者極願聽其指示與教導。任何一位教員，只要他能够藉團體或其他的方法領導學生們這樣地自願順從與合作。那麼，他便真正幸運之至了。當然，這樣一位教員對於學生們影響之大，決非那只憑他名意上的權威以行訓練，以傳知識的教員們所可企及。

格那尼格塞也同洛黑斯學校一樣全個上午都是文字的功課 (academic) 下午是手工和農事。可是他是一個日課表最有彈性的學校。如果碰着一場大雪，便是舉行冬季運動一個良好的機會，全校的人通通把書本子放下來，在冰天雪地中滑冰乘雪

車以作竟日的歡樂。

雖然裏面的教員們於上課的時候允許學生們有比保守的學校，甚至於比洛黑斯學校還要多的自由討論與活動，然而他們所因以教文字學科的教授方法並不什麼新鮮，可是有一班的教法是極有趣味的。

這一個法文班，由一位將近七十歲的長有灰白鬚鬚的老者教授的，他儼然是那一班兒童的老祖父，他坐在教室前方的一張椅子上，一個一個地教學生們到他面前去。一個兒童到了他面前的時候，他使用手抱着他，於是在其餘的兒童之前教授他，他對他說法語，如兒童們錯了一點他便做出驚訝得很的樣子。他和學生們談笑自若，使得全班的空氣十分歡樂。他那希望兒童們說話正確的熱誠實足以激發兒童們向學的心。所有的事體都由這樣友愛的有趣的方法完成之。

他用直接法教授法文，完全用會話法。他所得的結果非常良好，可是這結果的獲得與其說是由於他的方法，不如說由於他的人格——雖然他的方法優良。

全個學校的學生合教員的精神都極其優美。比如說，有一個數學教員爲他那

組的學生，把他自己的寢室移到俱樂部。兒童們在木工場自己做俱樂部用的燈，他們的姐妹們在家中替他們做燈罩。教員自己在一間不大好的房間做他的起居處，而把好的地方讓出來做俱樂部。

在我們所見的各學校中，格那尼塞格是一個最能澈底實行學生自治的學校。大多數的歐洲學校一講起自治便是指完全由教員所指派的自治。可是在格那尼塞格却有學生自製的憲法，和每年三四次的由員生平等參加的大會。在這大會裏面舉凡學校中的重要施設和計畫都很自由地平等地討論，其結果由大會的投票決定。在這裏而教員的發言並不多過學生。

分組的訓導使學生自治發生極大的效果。因為有住室家長的人格感化，可以匡正學生的軌外的自由。美國的學校自治太虛文了。當然只要我們回想一下，便知道沒有學生可以得到完全的自治的。可是在美國的困難是在實行自治的時候，應當給學生們以完全自治和完全責任的方法，而偏沒給他們。不許他們有一點錯誤，也不許他們見到他們的結果。在格那尼塞格便不同，何者應由教職員所管理，何者當由學生

們去決定二者之間有一個明白清楚的界限。因此，學生們在他們的權限內，便可以完全自由而不受教職員的干預。在這種方法之下，格那尼塞格便獲得真正的學生自治。進步的歐洲學校和美國學校之一最大的不同點，乃在前者有良好的教師。像格那尼塞格法文教員和俱樂部中的數學教員那一類人的感化力實為學生生活的真正要素。我以為如果這類學校於這類教員之外，再有美國式的優良女教員當要好些。可是，在美國如果如能得到像格那尼塞格那樣的人物，當更要好得多！

## 第十章 敢於給兒童完全自由的學校——漢堡各實驗學校

現在世界上有一種學校，他們的工作除了以發展每個兒童的內在的靈魂為中心之外，沒有日課表，沒有課程，沒有班級，沒有考試，沒有規則，沒有責罰。這種學校不是別的，便是漢堡的各公立實驗學校。

在我們第一日參觀之後，我們便同五位漢堡教師其中有兩位是學校主任——圍桌談話。我們對他們說：「我們當從開始的地位開始談起，裝做我們昨晚沒有討論過和今天參觀的時也一點不懂的模樣。」

格那塞(Herr Glaser)回答說：「簡直沒有開始；或者就隨時隨候都是開始。不論在那兒開始我們都要從根本的事體做起。就在學校也是一樣，我們既不從任何的特殊地位開始，也不循任何特殊的秩序進行。我們時常從根本的地方下手，這便是我們爲什麼要讓幼小的兒童們由他們的高興其年長的兒童們自由經合，以及讓他們自己選擇教員和工作的原故。」

我們說：「但是，你們心目中有不有課程，有不有一個你們以爲兒童們所應知道的事物的節目單——所謂所應知道的事物是指他們將來到成人的時候所要用的？你們是不是時常要考查兒童所已學過的嗎？你們要不要設法刺激兒童們對於那有用而未嘗接觸過的事物發生興趣嗎？」

「不！」堅決地說：「我們的心目中不要那樣的節目單。那正是那舊式學校所幹的勾當，爲我們所要打破的。我們不知道兒童們在他們的生活中將來要用些什麼。我們不知道「將來」對於他們或對於德國是怎麼樣。我們不知道他們預備入那一種的社會——社會主義的或資本主義的。我們所知道的只是一件——即是兒童們都

有須待發展的活的靈魂，我們應當供給他們各種的機會，以便他們內心所含的得以充分發展。」

我們又追問道：「即許這樣辦法仍然可以在常用的事物中找出適於教授給兒童的事物，比如說，你們是知道任何兒童在他的一生中多少要能讀一點——能算一點——然後他才能够拼寫普通的字——此外他尚需要一些史地的常識，你們大可以在你們生活的當中用直接的統計考查法決定這些普通的知能，而免除兒童們的知識的殘缺，爲何置之不理呢？」

「你們真正以爲一個兒童和我們共同生活八年之久，自由地向我們發問，自由地和我們談論他們所中意的事物，還會有什麼重要的事物遺棄嗎？你們相信，我們每日與學生們在漢堡河畔看看船舶之上貨下貨，而他們對於巴黎或美國一點也不知道嗎？你們能舉出一個真正根本裏的事物而爲兒童們在這樣生活的八年中尚有所忽略的例子嗎？」

我們看到這些聰明的有理想的人們的面孔，和想到我們在他們的學校中所見

到的男女教員們，我們不得不承認兒童們和這樣的人們共同生活了八年之久，決不至於受不到教育。可是我們尚不十分滿足。「我們以爲在這樣的尋常談話當中，有些事體會永遠談不到的可能。有些事物爲兒童們後來的生活所決不可少，而爲兒童當知的又爲興趣所不可及的；例如關於銀行知識，你們能不能夠當兒童們在校的時候幫助他們知道些銀行事體，以便他們將來生活容易些呢？」

有一個回答道：「我將用『似非而是』（Paradox）的方法回答你。我們在試把事物變爲更易的時候，往往反把事物變爲更難的。」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把成人的需要由自然的狀態中取出來，而兒童們感覺這遙遠的需要，預備這遙遠的需要，我們要兒童們獲得這樣的知識，實在要比成人們於感覺其需要時才去學習牠要難得多。

「你們說對於兒童的教授，完全要待他們對你們表示興趣和發問時才進行。假設你們讀到一本書，極感興趣，而且有些事物使你縈細於心中而不能去，你們也不把這些事物對學生講嗎？」

他們回答道：「當然，我們也同兒童一樣，有自我發表的權利。可是如果我們見我

們的興趣不能默然兒童們回答的火焰時，我們決不再講。」

我們又堅持着道：「那麼，你們爲什麼心目中不有一個宜於兒童們所知曉的所能從事的事物的計畫呢？你們固用不着強迫他們或催促他們去學些事物，可是你們不妨久不久用這些事物去試探他們，去引起於他們將來有所幫助的知識和興趣，你們爲什麼不這樣地幹呢？」

「他們似乎帶幾分理虛的口氣回答道：『我們爲什麼要這樣地幹呢？』」

「因爲你當把他們的環境，造在知識的基礎上，不當造在機會的基礎上，現在兒童們向你們所提出的問題，是他們在家裏在街上所碰到的事物的結果，或是所聽到的話，這些通通是偶然的而且爲他們的狹小的環境所限制的。一個兒童是不能夠發關於他所不知道的事物的問題的。假如你覺得兒童們當有一些關於非洲的知識，而你們又知道在他們的知識範圍內是不會發關於非洲的問題的，你們爲什麼不能夠在學校的牆壁上釘起幾張關於非洲的風景畫和人事畫，或找幾件非洲的東西擺在學校裏面，以引起兒童們的想像和好奇心，使他們非急於要知道些關於非洲的事體



不可換一句話說，便是你們爲什麼不用兒童們所需要的兒童知識以代替在他們狹窄的生活中所碰着的偶然興趣？用這種方法，你可以使他們成爲世界的公民而不僅是漢堡的市民。」

其中有一個說：「我們要幫助他們成爲世界的公民，前不久，我們曾經引了一隊兒童下到巴維尼亞，來回的旅程中看了不少的新事物，我們把他們的眼界擴充到漢堡以外——並且即是漢堡河畔的行舟也給了我們和外界不少的接觸機會。」

我們之中一個問道：「你們的兒童們中想必有些要去進高等學校，你們這樣一種格式的教育是不是預備進高等學校的呢？」

「加重地回答說：『不！我們這種辦法不是對於學制的小小改革，乃是革命，我們不必去就高等學校，而是高等學校要來就我們。現在有一種沿着我們所創辦的學校的趨向於改造高等教育的運動，不問他們有不有這一種改造的運動，都與我們沒有多大關係，因爲我們的大多數的兒童都是於離校後直接去謀生的。』」

我們又提出道：「你們尙沒有回答我們那以科學的環境代替偶然的環境的問

題，爲什麼不把引起兒童對於將來所需要的事物的興趣的刺激以代替日常生活的偶然刺激？」

回答說：「我以為那是美國與德國不同之點，在你們那兒，美國，你們以為各事各物都已安排好了，你們爲那永遠不變的情況，教育你們的兒童，你們希望你們的資本主義的，工業主義的社會繼續着不改變，因此你們爲要使你們的兒童們在這固定的社會秩序中有效地生活着，乃爲他們作一種合於科學的預備。在我們這兒，德國便不相同，我們不知道「將來」對於我們是怎樣，我們所要學的只是除深切的觀察，我們認爲最精要的事體，便是各人的個性的自由，每個人的靈魂之自然的開展和擴張。

「昨夜我們曾經說過：在我們漢堡學校裏有些事物是你們由美國來的人所不能了解的，你們辯論着道：如果你們試試把他說清楚，我們試試求其了解，或許會有互相心照的可能，這便是我們剛才所說的意思。一個良好的例子，你們美國人尙感覺不到由真正紊亂之中所生出來的需要，再過五十年，你們或許知道我們所追求的是什麼。在現在只有你們的少數人，幾個見到了未來的思想家，或能够懂得我們之所以

不把學校當作訓練和教授的工具，而把他當作兒童們生活力的解放的地方，當作他們的靈魂自由地生長到極頂的地方的用意。

第二天早上我們又到他們一個學校去參觀，考察他們實施上的理論，據我們觀察所得，有的好，有的不好，讓我們在此隨便報告一點在一個學校中所見到的幾種活動罷——這個學校名叫太洛數特 (Tieloh stot)。

我們走進一個「開始的」教室——五歲到六歲的兒童，這是那個學校唯一的分班教室。在這「開始的」班級以上的兒童們，便由他們自己選擇他們的教員和團體，而不計年齡的大小和學力的高低。我們所進到的那個教室光線暗淡，牆壁也空無一物，設備是歐洲通用的雙人檯椅，可是他們的排列是成圓形的，圓的中間是空着的。有的兒童坐在棹子上，或在窗檻上慇懃的談論着；其他的在圓圈的中間圍着一個來參觀的母親跳着土風舞。教師是個男子，站在教室的一角爲舞跳者奏着手琴。——

一個兒童叫道：「今天是我的生日。」那教師便問其他兒童們知不知道他們自己的生日，他把日曆取下來，指示着給兒童們看。他問他們能夠數多少。當他們數的時候，他

把數目字寫在黑板上，他邀請兒童們在黑板上試寫那同一的數字，有的到黑板上寫，有的在石板上寫，有的仍然不感覺有興趣。

恰好日曆後面有一首小詩給他看見了，便吟誦着那首小詩，在起初的時候，兒童們以爲他在愚弄他們，不信日曆後面有那樣的東西，他們轉向着我們以求同意，可是那小而黑的記號確是一首詩，有的便對之發生興趣，教師也趁着這興趣教他們讀字母的音，指示他們如何寫法。

當有的兒童們靜聽着教師和去實行他所指點的時候，有的尙呆坐着不動或彼此閒談着，有一個小的兒童在全個時間內坐着一駕小紅車圍繞着圓圈走了又走。

我們又進到別一個室，這裏是些較大的兒童，年齡由十歲到十四歲，教師尙沒有來，他的夫人病了，要遲點才到，兒童們非正式地集合在室之一邊，討論他們所要做的事體，似乎他們在今天晚夜要舉行一個歡迎家長會的模樣，所以他們要決定娛樂節目上所要做的事體，一個兒童在一本關於剛果賣奴的書上選出了一節，其餘的兒童要求他向他們朗讀出來，以便決定是否可用，他走上前去用表演的情調朗讀着那一

節。他的同伴們都恭敬地注意地聽着。

在讀罷之後又大大地討論了一番。有幾個兒童已寫就幾編文字，很熱烈地表示黑人乃是人類，預備在晚間宣讀。這與剛才所讀的那一節的書中所描寫的人對付黑人的方法恰恰相反。正當討論的時候，教師進來了，坐在兒童們的中間。他們除了對他行了一個恭敬的鞠躬之外，並沒表示特別注意——這一種禮節在德國是很普通的，教師一進室內，學生們通通挺直地站着，非到他坐下，他們不坐。

後來，愈討論愈激烈，意見紛歧，聲音嘈雜，甚至對人攻擊，其紛亂之景象恰如美國的議員。

於是在這吵鬧喧嘩的當中，發出一種可以辨別的低而清晰的嗡嗡聲。如果你留神一聽，便知道是教師在講話。他並不叫學生們靜下來，多數的學生也不注意他。然而近他身邊的學生們都停止說話，而聽他的談論了。後來這靜的圈兒漸漸地推廣，使得所有的兒童們都變成安靜。

那教師問道：「你們可想把這條問題這樣地解決嗎？你們還是想爭勝，還是想擬

一個節目單呢？你們是想一致的活動，還是想互相攻擊呢？約翰你想想看你叫格勒琴做蠢豬他會滿意你嗎？」

約翰插嘴說：「但是，他是一個蠢豬。」

格勒琴反駁道：「我不是，你才是！」

教師很安閒地微笑着說道：「如果你們倆以爲這樣爭吵可以得到一個同意，那麼，或許你們兩個都是你們現在所爭的，無非是爲的今天夜晚招待你們的父母們的節目單？如果你們真正要有一個節目單，你們便非合作不可，非停止彼此的攻擊不可。你們須得要靜聽他人的意見，看你們自己的意思怎樣才能够與他人的意思相融洽。你們須得要退讓才好。」

因爲他這十分友愛的態度，撫慰的聲調，以及合理的議論，兒童們已變爲很有秩序了。討論也變爲積極的合作的了。他們俟照他們的計畫進行着。

另一室。

所有的兒童們都在寫作或繪畫，他們是在小冊子上寫作着。他們打算把這些小

冊子送給一個瑞士學校。那個學校的教育理想是和漢堡學校相同的。兒童們所寫作的故事和書信，他們用水彩畫點綴着那些篇頁。所書的東西大都粗劣而全無訓練。在繪畫的兒童當中，有三個想畫一隻帆船受着順風向他們駛來。教師發現了他們的困難，便拿一張紙做着受風彎曲着的模樣。他和他的學生們都考慮着如何把這個風帆配在所畫的船上的角度。兒童們第三步便是確切改進。

那教師引我到一邊，他告訴我，不久以前，這一班裏有兩個兒童請求他許可他們到校外去一天。他問他們的理由。他們說他們要去研究一個汽艇的機器。他允許了他們。第二天他們又請求再在校外留一天。他們告訴他，他們有一個朋友認識一個火車頭的機師，他可以指示他們火車機頭的機器。又答應了他們。再次日這兩個男生又要到船塢去觀察行船。過了幾天之後，他們說他們已和一人漁艇的主人做了朋友。問他們是否可以和他到一個海島上去一趟。後來，他們把他的經驗詳詳細細地講給他們的同學聽。

我們又走到另一個課室。教師工對着他的學生們朗讀着。在課室前方的兒童都

留心聽他的誦讀，在後方的兒童們則彼此輕微地談論着，可是漸漸地這後方的談話的聲音便愈談愈鬧，教師因此把讀的聲音放大些，想壓蓋這種嘈雜。於是前面的兒童們覺得嘈擾得不耐煩，便轉過頭來大聲地說「嘶！」

我們看了幾分鐘之後，有件事體惹動了幾個正在留心聽誦讀的學生。這事是很顯然地近着我們，大約在課室外的走廊上，約有兩三個兒童在那兒偷偷地發笑，其聲音大可以聽見。幾枝小枝穿過一個圓洞，一端通課室一端通走廊。這些小枝在課室中揮動頗引人注意。我們猜想一定是當我們進教室的時候，所看見的那逍遙於走廊上的兩個兒童。小枝一面揮舞，兒童們一面格格地笑，愈弄愈難使兒童們靜聽教師的誦讀。後來有兩個小女孩實在忍耐不住了，一句話也不說地便離開坐位跑入走廊。於是發生一種互相亂打的聲音。兩三分鐘以後兩個小女孩回來了。雖然頭髮蓬鬆，面色發赤，兩眼之間却帶有幾分得勝的光彩。他回到位上，仍然繼續地聽教師的尙未間斷的誦讀。

我們問學校的校長——里亨寧神——爲什麼原故有的教員想把一定的東西



給學生學，並且甚至要叫學生守秩序。他回答說：「我們給兒童以自由，也當給教員以自由。並且我們各人都各有個性的，我們的工作是彼此不同的。有的教師，是不許你進他的課室的，因為他們不相信教員的意見，或學校的意見是可以交換的。他們相信各人的方法須得要由各人內心中生產出來，正如兒童們的工作須由兒童們自己的內心中生產出來的一樣。有的則很歡喜像你們這樣的人去研究他們所從事的。因此你們便可以知道我們漢堡四個實驗學校的理想雖然相同，而其進行的方法則各校與各校不同，各班與各班不同。我們沒有特別的方法。各人都想盡他的力量改換兒童們的生活，時時努力以求兒童們活潑地自然地生長。」

因此我想起了前夜晚有一個人關於宣傳所說的一番話：「我們不打算去宣傳我們的意思。我們不講演。我們不發表。留心我們事業的人，前來參觀我們所做的各種事體，或許要把所見的寫下來，或拿我們的理想去實行。可是當一個意思被寫成了學說之後，便不再是生動的了。我們不願意把我們的意思去造成有系統的方法或概括的學說，而成爲機械成爲死板。我們的學校不是一種完全的制度。他們乃是一種生長

的，生活的，變動的觀念。」

就大體講來，在這漢堡的實驗事業裏面，由一個受了美國訓練的教師看起來，其所見到的當然是學校自由的反面。在我們相信組織和效率的人們要想免除不感覺到漢堡各校對於廢棄繁瑣的規則和虛空教條零碎的智巧，和無用的經驗之太走極端是不可能的。漢堡的教育家們有自信的勇氣固然可敬，可是他們不能夠把他們的教育哲學和對於他們所教育的兒童們的生活所給與的組織或指導互相接合。

然而漢堡的實驗的影響是很大的，任何虛心的教育家都可以因研究他的事業而得到滋養的。他雖然不能證明漢堡各校所從事的是什麼，然而在他看了之後總可以及證他自己的學校有多少的不對。這一種澈底的實驗雖然尙沒有完成他革命的工作，使其他的學校重新再起一個頭——不一定依照他的途徑——然而必足以使現在的各學校有所改進，那是無疑的。

漢堡各校的思想現在正在向各方傳佈，在德國各處已經有好幾所學校本着這同一的基本學說前進了。柏林的教育局長保爾孫對我們說，他希望依據漢堡的哲學

在柏林設立十二所學校，漢堡實驗開始的時候，正是保爾孫在那兒當局長的時候，及到社會黨入主柏林教育局的時候，便請保爾孫到柏林做教育局長。後來社會黨人失了勢，保爾孫便在比較保守者的勢力之下工作。他已經受了不少的打擊，可是他仍然樂觀，仍然想實現他的理想。他眼光中表示着熱心地說道：「如果我們在這大城市中成了這樣的學校，那麼許多別處的學校便可以見到給兒童們以自由是可能的了。」現在他雖然不能把他的計畫實現，可是遲早在柏林或他處，他可以把他的思想作更進一層的推進的。

漢堡這種大無畏的實驗的意義，在保守者看來，也不過是從前專制的普魯士制度的一種反響——是許多進化的一反一正中之一個擺動——但在另一般人看來，乃是歷史上第一次的澈底的教育革命，乃是精神的醒覺的開端。

他們的學生們在學科上或許沒有正統的學校那樣的進益。教師們或許承認這種辦法太自由，然而總可以給想把兒童們納之於任何標準之下的教師們一個當頭棒喝。

在另一方面，除本書最後兩章所記述的佈魯加巴古重殘廢學校和捷克斯拉夫的孤兒學校之外，據我們所見到的而論，沒有那一個學校的學生們有他們的學生們那樣活潑，自然，可愛，自信的這兩個學校——殘廢學校和孤兒學校——是以很多的自由給兒童們的自由的意義在各處都趨向於自立和自然的方面。

當然像今日漢堡這樣的實施不見得會到處通行，可是漢堡的思想的自身，已成爲全世界的運動的一種表現。自由的空氣已瀰漫於普天之下。在全歐洲我們可以在蒙台梭利的影響之下感覺到牠，在美國在杜威的影響之下感覺到牠，甚至在東方在達爾登制之下可以感覺到牠，在馬肯德之注重個性差別和幾個美國人努力於以學校適合兒童之下可以感到牠，在捷克的孤兒學校，佈魯加的殘廢學校和法國可性奈學校都可以很強烈地感覺到牠，在英格蘭因歐尼爾之努力可以明顯地證明他，可是在漢堡我們便會充分地感覺到他了。

漢堡實驗所給與的最驚人的思想或許是一方面把一向以爲必要的因襲的教育方法通通棄掉，而一方面在幾種事體上其所成就的要比在舊制下所得的爲多。我

們可以打破我們所有的教育制度，我們除了只要房屋和良好的有理想的教員之外，不要計畫，不要預備，不要其他一切，可以創造出一種和有教育制度一樣好的教育出來。這樣的辦法，漢堡的各校業已實行，並不是理想中的事體，然而在普通一般人看來，恐不易置信。

教育的世界現在已經看見了解放的曙光了，其中能够使每個兒童充分發展的力量之一便是那更大的自由的力量。

### 第十一章 捷克斯拉夫之孤兒院王宮

在捷克斯拉夫，我們發現了兩個能用真正動人的方法以聯合生活和教育而得成功的學校。在我們已知道我們對於形式的教育和生活的本身之間的隔絕不能溝通的美國人，須得大大地學一學捷克斯拉夫人的實驗。他們把我們所缺乏的指點給我們看，同時又指示我們可以改進的途徑。

我們萬不可忘記，今日美國大多數的學校，仍然保守着不少的形式課程，刻板的方法，強迫兒童們留級重習。去年已厭倦的功課，像這樣的學校決不能與生活有滿

意的聯合，他們是不能夠發展兒童的快樂和信心，責任和才能，以適應任何情境而能成功的。

兩校之中，有一校給我的印像最大，可惜他現在已經不存在了，那樣的動人的成績可惜只是一個辦理良好的學校之暫時的光輝。這個學校不是旁的，便是坑斯科（Priskov）的軍人孤兒院，這個孤兒院其實還是存在的，可是他的學校基金却已沒有了，因此無異把學校廢掉了一樣。好在那些兒童們已進了隣近一個鄉村學校，享受他們的教育已有幾年之久了。所可惜者，像這樣成效顯著的光榮的實驗，不能繼續下去，實在是不幸之至。

由佈魯加坐火車行兩三小時便到了坑斯科小村。由鐵道所經過的山谷坐無蓋的馬車約十五分鐘之久，便到一個從前是城堡現在是別墅的所在。這別墅的改造是一個藝術的建築家所主持的。他能夠不用圖畫不用裝飾而能使房屋變為優美。這所房屋有線和面的美，有輕妙而調和的顏色，中間是一個大廳，大廳的中央有一個兒童的彫像，與大廳相通的，便是些拱形的通道。

然而對於有幸運來參觀這個學校的人們，其第一個印像不是牠的建築的優美，也不是牠的環境的清雅，乃是那六十個天真爛漫的，雙頰緋紅的，衣履整潔的，自由往來各室的，對着不能說他們的語言的客人打招呼的孩子。

我們走進一個讀書室，見着有不少的兒童們在那兒散坐着，並沒有人管理他們，他們都自由地讀着有插畫的神仙故事或課本，其不讀書的，也很安靜談着耍着。當我在一個孩子背後看他的書中的圖畫的時候，一個小女孩握着我的手，他發覺我的手因爲在車上弄冷了，他用他的暖而小的手替我摩擦，並且放上他的柔軟的腮間，以使之變暖。自那時起，我們之中不論誰行動一下，都有一羣微笑的厚意的男女小朋友圍繞着。

這個學校是由捷克的軍人爲陣亡的軍人的孤兒而設的，他們爲這學校，曾在捷克斯拉夫國內遍找最優良的教師，而以那最先進的教育思想家做校長，他們就找到了客曲博士做領導，斯物爾克先生做他的同事，他們兩人都是富有辦學的經驗的，就在從前奧國的那樣板滯的學制之下，他們都能够在學校辦出光明的事體來，他們倆

都是三十多歲的青年，有可以見諸實行的理想，有愛好兒童的心腸，任何人都願把他  
的子女托付於他們，任何人都願與他們共事。現在斯物爾克尚在留在院中料理，客曲  
則因學校停辦而他去了。

坑斯科的學校一方面有多量的自由，一方面仍有不少的慣例，不少的固定的計  
畫和教師所定的目標。兒童們的起身，洗沐都依號角，每日有一定的功課，一定的練習  
工作。可是他們的教師們藉日常生活的實施，和依據兒童們的欲望以供給作工之非  
常地成功。於教育他們的時候得到伸縮變換的地步，以使小學生們日有長進，這不特  
使他們僅僅學習而已。

當我們和兒童們一同坐下吃早茶點的時候，一個三歲大小的孩子跑到我們的  
面前來，慇懃懇懇地說個不休，毫不留意我們懂不懂得他那俄捷混和的說話。我們問：  
「爲什麼緣故，你們有這樣小的一個孩子，他的年齡比其他的兒童小的多？」

回答說：「這是一件極有趣味的故事。兩年以前，佈魯加的司令官在他的門口發  
見了一個給他的俄國母親因爲貧窮無力養育所棄掉的嬰兒，他對於這嬰兒不知道



如何辦法，便打電話到這孤兒學校來，問領導者客曲博士，是否願領這嬰兒到學校裏來。學校中大多數的人，都因為沒有這種設備不贊成領來。可是在客曲博士則認這是一個好機會，便高興地把他接了過來。

「他走到各兒童們那兒去，把這嬰兒的事體告訴他們聽，問他們願不願做他的。小母親和父親，他們通通高高興興地答應了。後來又有兩個小女孩來到博士那兒，說道：「客曲先生，我們倆想要做這嬰兒的特別母親。我們這兒有這多的兒童們，須得要一兩個真正地時常照顧他的才好，他可以做我們的孩子嗎？」」

「客曲時常是善擒住發展責任心和獨創力的機會的，所以他即刻就答應了。這兩個小女孩至今尙是這嬰兒的特別母親。」

「他們就是提出造一個兒童村的人——今天下午你們可以看到的。他們起初是替他們的嬰兒造一所玩耍的房子，所用木料便是美國紅十會寄衣服來的木箱子。可是不久他們便覺得當他們的嬰兒尙是小孩的時候，他們已成了大人了，到了那時候，這所玩耍的房子將不會滿足他的和他們的需要，因此他們便來到客曲那兒——」

說道：

「客曲先生，我們想要賺些錢，我們想賺一些足以替我們的孩子造一所真正的房子的錢，等到我們長大了不能再在這兒居住的時候，我們可領我們的孩子去居住。我們要他做我們自己的孩子，我們好時時照顧他。你把錢給那洗碗碟的洗窗戶的女人們，如果你給我們，我們願意做那些事體。那麼，我們可以把我們所賺的錢積蓄起來替我們的孩子造一所房子。」

「於是客曲先生又表示出他的了解，他的勇敢，他的意願，去擒住這發展各個兒童內在的最優點的機會。他答應了他們的提議，辭退了那兩個女人，安排了給這兩個女孩做的事。」

「可是那天夜晚，他把所有兒童召集攏來，把這兩個女孩所要幹的事體講給他們聽。他的話大致如下：「你們孩子們，個個都承認這是你們的嬰兒，你們應當照料他；並且你們人人都要他，人人都好好地待他。你們知道這兩個女孩——做他的特別母親的女孩——曾經替他做了多少的事。現在他們倆將替全校做工，洗碗碟，揩窗戶，打

算把所賺的錢造一所房子以便撫養他成人。如果他們倆要做完這些工作，他們會不能夠再有工夫學學校的功課，你們要知道嬰兒是你們大家的，你們大家想不想幫助他們倆做這些事體呢？如果可以，那麼，他們倆便有工夫做學校的功課了。」

「兒童通通答應了，自從那時候一直到現在所有清潔的事體，和大部份的洗滌事體，都是他們輪流地做着的，前從給兩個校工的薪資，現在由那兩個打算造房子的女孩經手存在銀行裏。」

當我們正在靜聽這個故事的時候，那個小孩爬到我的膝上捲伏地睡着，表示他深信全世界都是他的朋友的信心。

散席之後，我們到學校各處走走，通過了令人可愛的拱形通道，進入單簡的顏色和諧的各室。我們在一個良好的工作室和陶器室裏面，看了真正的美好的出品。後來我們才知道何以有這些美好的出品的緣故，是因為他們乃是讓兒童們自出心裁和用藝術的自我發表的方法去教他們的。

斯物爾克先生是一個高尚的藝術家，同時也是一個藝術的著作家，演說家，他的

教學方法在我們看來是新穎的，當然，他的結果除維也納的洗澤克（Ornoff）之外，以我們所見的歐美各校的教法，是遠不及他的。可是洗澤克的學校是一個特為藝術而設的學校，自然他所招的學生是一班有非常才能的學生，斯物爾克能在未經選擇的學生中間產生如此的結果，那便不能不令人佩服了。雖然洗澤克和斯物爾克的方法有許多相同的地方。

斯物爾克和歐尼爾及其他的人一樣，都相信兒童們應有一個美麗的環境。在學校自身之美的一方面，他占了一部。他蒐集了不少的美麗的東西，以引起兒童的獨創力和創造的衝動。

我們在那兒的一天，他曾取了一些捷克農婦們所製的頭巾給兒童們看。在一間屋內各處掛滿了這一類的帶子。他對兒童們說：「假如你們想替你們自己做一條頭巾，你們想做個什麼樣子呢？你們試畫一個你們所想要的頭巾的圖案給我看看。」

兒童們都有鉛筆，臘筆，水彩顏色，和紙張。對於畫法他並不教他們。如果他們用水彩顏色和臘筆混在一塊兒畫，他也不責備他們。他們十分地自由。他甚至不走去看他。

們畫。如果一個兒童拿畫給他看，問他對於這畫的意思如何，他總歡喜的。如果可以，便稱贊。如果太壞了，他便很溫和地暗示兒童再畫一張。可是他從來不加譴責或吹毛求疵的。

等到畫完之後，他把所畫的二十張左右掛在牆上。斯物爾克問道：「那幾張你們最喜歡？」

兒童們對於所畫的經過一番討論之後，乃指出他們所愛好的出來。於是他又問，你們願意再畫一張嗎？兒童們有了一個他們所想達到的目的之後，又重新動手繪畫起來。

我們問道：「假如他們的判斷所認為最好的，而不合你的意思，你將如何呢？」

斯物爾克答道：「我便容納他們的判斷，我決不干預他們。我並不是要訓練他們成爲藝術家。我是要訓練他們能够自己表現。我希望他們愛好美，但我不要他以我的見解爲見解。見解必須要是他們自己的。」

他們從不抄襲你所示給他們看的圖案或其他兒童們所作的畫嗎？」

斯物爾克答道：「在我所教的幾年之內，我只知道有兩個兒童抄襲他人的作品，通常抄襲的觀念常常是教者所暗示的。兒童給人教壞之後便時常去抄襲他人的，有許多教藝術的人們常愛把成人的觀念注入兒童腦中，有不少的學校，學生們的書畫是取悅於人的，而不是自我表現的。我極力禁住我自己，永遠不要以我的意思注入兒童。有一天我讀巴巴牙加 (Baba Yaya) 的故事給兒童們聽，我問他們是否高興畫一些關於這故事的圖畫。當他們開始圖畫的時候，一個小孩走來問我道：斯物爾克先生，巴巴牙加是什麼樣兒？他是長子還是矮子，是肥的還是瘦的，他有不有鬍子？」

「我沒有回答他的問題，我只是和他談論巴巴牙加是那一種的人——他具有那一種的性格。在我們討論之後，討論巴巴牙加的爲人之後，並未談及他的樣子。那個孩子便跑回去坐在位上把他對於巴巴牙加的觀念畫出來。

我們因爲年長的兒童們的作品的美，忍不住要問道：「你真的永沒有教過他們任何的技巧嗎？」

「當兒童們自由的自我表現經過幾年，而其自信的程度達到某一個段階之後，

我便進一步和他們討論他們的作品價值，並指示比較有成功的兒童的作品技巧給他們看。除了對於這些年長的兒童加以這樣些少的教導之外，他們的藝術作品應當是純粹的，單簡的自我表現。因為兒童之所以為兒童便是生長，我要給每一個兒童以生長的機會，以表現他內心的一切。如果其結果是美的，那便是因為兒童的靈魂中有美存在着。」

然而這學校並不是一所藝術的學校，乃是一所給兒童以各方面的發展的學校。現在我們且看他一日的生活，便知道一個大概。

所有的兒童們都早早就起來了。他們把他們的被帳大大地打開讓空氣流通。然後穿戴，年長的幫助年幼的。大家都穿戴清楚之後，才打開窗戶；兩個男生洗擦潔白的磚所鋪的地；其他的男女生洗濯盆桶，整理床鋪，打理浴室。當各種事體料理清楚之後，客曲博士便去觀察他們的工作。其次便是號角一聲，全校的兒童都齊集於大廳之中，實行早操，鍛鍊身體，務使各部發熱才止。操後，早餐。早餐後用功兩小時，有一節約半小時的小食和休息，所吃的是可可和麵包。此後又繼續兩小時功課。他們早上的功課是

不拘形式的，正如近代各進步學校所用的最好的教法一樣，兒童們在作業的時候，是盡量地依其興趣和活動來分組的。當然，他們也有些練習的工作，不過這些練習的工作是由兒童們生活的需要中所發生出來的。

客曲先生說：「我們這樣地實行是很容易的，因為我們的學校便是兒童的生活，我們很親切地了解各個兒童，由他們起身到他們的就寢，我們完全知道他們的興趣和活動之所在，因此我們便自自然然地能利用這些興趣於真正的、具體的教學。」

自自然然地，但是有幾個學校的教學是自自然然地具體的而且真正的呢？在美國便沒有幾個學校有這樣地活動的。比如說，即許在溫耐特加，便有固定不移的必須練習的教材和必須用慣例的方法來學習他。在坑斯科，因為儘量地把所有的學習納入兒童生活的環境中的緣故，對於日常生活便有多方的興趣和切實的應用。當然學校的大小是與實行這種辦法有關係的。大的教室和大的班級是比較的不易辦到的。在美國學生在校的時候又很少，教師永沒有機會如孤兒學校的情形一樣去親切地了解他的學生，同情於他們的興趣和希望。我們美國有些有遠見的教育家，如柏克屈，



便很注意這一回事，這種把生活與教育交織的能力，可梯司反覆地指示就是在大規模的學校之制度下的教學，也當要與兒童們自己的生活密切地接合，可是這一個目標不容易達到，在紐易的城市和鄉村的學校中對於兒童們的興趣雖加以研究，並且儘量地使教學和這些興趣照接合，可是就是這樣地幹，仍不能把生活與教育中間的洪溝填補起來，如坑斯科的一樣。我們美國的學校在這一方，似乎是更入歧途了，因此我才知道學科愈多，自然便愈少；教育學說愈多，生動的氣象便更少。在坑斯科之所以能夠免除美國這樣的陷阱，是因他們能密切地觀察兒童，親切地和他們共同生活，誠心地愛着他們的緣故。

在我們美國的學校中應當大大地這樣做去，如果我們真能夠這樣地幹，那麼對於美國的兒童是有無限的好處的。可是如何才能做到這一境，那是不容易見到的。當然，坑斯科給了我們一個有價值的例證；在某種範圍以內，我們可以見到孤兒學校如何完成他的成績；我們的範圍雖小因為有各種限制的原故，我們也當努力要使我們的結果，比他的更大。

學校中的分門別類的功課，是足以妨礙生活與教學之統一的，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教者見到學生的機會愈少，他便愈不能了解學生，其間的鴻溝是很難打破的。學生們由生活進到教室，又由教室回到生活，以至教室自教室，生活自生活，教室本應為兒童生活的表現處，本應為生活之一部，然而及到如今他是一個孤立的場所，與生活沒有關係的，即是達爾登制和不拉統學校（Platoon School）以兒童流轉於各教師之間，並不能使教師充分地了解兒童。我這樣說，並不是戲言，實是真話。因為這樣常能使教學和生活結合的機會減少，不能夠把學生在學校所受的教育與學校外所寢饋的生活打成一片。

在坑斯科，一到了下午，兒童們大部分時間是十分自由的，只有少數人輪流打理校中的瑣事，大部分的人可以在室內室外玩耍，可以到工作室，陶器室去工作，可以畫圖畫，可以讀書，可以在綠陰之下遊戲。在這自由的下午，他們建造他們的村莊。

村莊的開始，是為那俄國嬰兒用木箱的木板所造的小屋。在初造的時候沒有好好地計畫，及到造了一半，才知道不能在前面開門，後來決定在後面開一小門，在屋頂

上開一人字窗，他們用他們的畫筆把室內裝飾得極好看。他們在工作室製造各種傢具，陳列在裏面以供應用。造好之後，他們覺得不滿意，要另造一所大的好的房屋。用他們的第一次的經驗作指導，他們對於所要建的房屋有仔細的計畫。造成之後，果然很好看。木箱的木板是用小斧重新劈過的，他們的形式不是依照木匠所鋸的方塊，而是依照木的文理的。屋頂是蓋得很結實不致漏水的，屋基也極穩固。兒童們的藝術的才能在這小建築的裝飾和形式上大可以證明。學校的指導員，看見兒童們對於房屋這樣地有興趣，便決定以房屋爲兒童村莊的中心，交給他們管理，而爲他們所有。因此，他們叫木匠爲兒童們造一所較大的玩耍房屋，讓他們去陳設去裝飾。兒童們做了兩架床鋪，一個爐灶，和許多小的傢私。在他們自己的園裏，他們種有菜蔬。他們在園裏把自已所種的菜蔬取來，在他們爐灶上弄好，送給先生們或來賓吃。在夏天，每夜有三個兒童輪流地在小屋中睡覺。

當我們參觀的第一個下午，我們聽得兒童們由正座的門口蜂擁而出，極嘈雜地擠在一對剛到校的男女的面前。這是捷克的一位文學家及其夫人。據說他倆是時常

來拜訪的，他倆對於這一般的孩子有極大的影響。他是捷克斯拉夫的加馬（Gama），在人生哲學方面，他是托爾斯泰的信徒，在藝術方面，他是羅斯鏗（Ruskin）的門徒。有時候他來和兒童們玩幾個星期，他帶他們去散步，講故事給他們聽，用他自己的理想去感化他們，把他自己所著的書送給他們。

他在一個時期，曾使得全校的兒童都變爲素食者。其情形如左：

加馬自己是一個素食者，他常常拒絕兒童們送給他吃的良好食物而不吃，反由自己的包裹中取乾糧如麵包之類的東西來吃，兒童們非常覺得奇怪。他們便問加馬爲什麼不吃肉類。加馬便把他的理由說給兒童們聽，但全不鼓吹兒童們跟他一樣。那時候，教員和學生都不是素食者。

有一天，兒童們得着一個老鼠沒有那一個願意殺他。因爲加馬曾經講了許多他所作的故事給他們聽，在樹林中散步的時候，又告知他們如何地愛護禽獸。因此他們便把這老鼠帶到客曲先生那裏去，請他替他們殺了他。當他知道他們之所以不殺這小動物的緣故，他自己便覺得他如果去殺了他，那未免太無心肝了，因此，在經過一

番討論之後，這老鼠便給帶到樹林裏放走了，可是這一段的佳話尙沒完結。

一羣年長的兒童們便把殺禽獸的大問題，反覆地辯論了一場。他們所得的結論便是：加馬不吃肉類而那樣地健康，要殺禽獸來吃那是完全用不着的。他們於是乎走去對他們的領導者說：

「客曲先生，我們想不要因我們而殺生，我們想和加馬一樣都做素食者。」

因爲他有同一懺悔的勇氣，因爲他收留俄國棄兒和允許兩個女生打理校中瑣事的同情心，以及以學校去適合兒童的見解，他便予他們以同意了。那一羣的兒童們在進餐時，另外坐開，所吃的是素菜。不久其他的兒童們因爲和年長的學生們討論，明白了他們的意思，也請求素食。當我們在該校參觀的時候，全校的兒童都是素食的，教員們也決定和兒童們一同素食，只有一二個校工尙吃點肉類。我們和知行合一的兒童們在一塊兒進我們第一次無肉的耶誕節的大餐。

前一晚，我們曾參加過兒童們的「耶誕夕」。我們吃了兒童們自己加了許多花紋的甜餅。我們在他們的閱讀室裏面聽過他們的歌唱，參與過他們的跳舞和遊戲。到

了就寢的時候，小兒童們通通都跑進他們的寢室中去了，那兒有給他們各人分睡的  
和暖的精美的小牀。我仍然和那些大的兒童們在一塊兒，看他們的土風舞。後來我發  
覺我的內人不見了，沒有那個知道他在何處。我因此想起了這是我們第一個離開我  
們自己的孩子們的耶誕夕。我走進兒童們的寢室，小孩兒們已經睡了，我在那兒找着  
了她。

她說：「我親一個小小的兒童的吻，祝他的晚安，並且和他蓋好了被窩。那知其他  
的兒童們即刻通通都爬了起來，非等我一一和他們親了吻蓋好了被，不肯睡下去。我  
剛剛把這個工作做完。」

使兒童們愛好而醉心的方法，是利用已成熟的經驗之結果替兒童們解釋日常  
生活中的事體，這種方法是一種無上的教學法。朋友之誼，自然之情，可靠的行爲，創造  
的才能都可以在這種方法的良好結果中找出來。

坑斯科已把學習去適應個人生活的極大的好處表顯了出來。在這個學校裏，於  
慣例和固定的目標之下，教者可以達到自由活動的地步。其達到的方法，便是乘機擒

住教者所希望兒童明瞭事物，而此種事物，又爲兒童們在其生活中所熟習所愛好的。在今日通常的固定的課程之下，或許與兒童生活有關，興趣有關的事物，再等到幾個月後才解釋給他們聽，最好是利用機會，今日遇到兒童感覺到，今日便教，不要一定等到所用的教科書講到的時候才教。到了那時候他與生活的關係或許淡薄了。

總之，坑斯科的實驗能把如漢堡或開斯奈等學校的自由和無拘的活動與伯德里斯等校的規定的教學目標相連合。這是一種有價值的接合；是一種在美麗的環境中有秩序有條理的生活與活動的教學及自由的接合。

這些孤兒占住了我們的心。這個學校是一個真正良好的學校。他使兒童們在自由中發展，然而他們的自由不是無指導的。學校的自身便是一個生長的生活的東西，他繼續不斷地把他自己去適應兒童們的需要和興趣。他乃是一個供給兒童生活的生長的地位。也即是所有的學校所應當做的。

### 第十一章 自食其力的殘廢兒童——佈魯加之巴古里學校

在一個俯瞰着佈魯加城的小山上的殘廢兒童的學校，我們看見一個只有一隻

手臂和三個手指的小女孩正在用他自出心裁的圖案，雕刻着裝飾着一些美麗的盆子，在這兒我們見到無臂的佛蘭踢克正在用他足趾繪畫，以維持這自己供給的殘廢學校。在這裏我看見那在前幾年爲別人視爲無用的，用四脚爬入學校，而現在做了造屋的領袖，正在訓練他自己的幫手的孩子。在這兒，我們又聽到在他處從未聽過的絕妙的兒童歌唱。

這是佛蘭踢克巴古里的學校，他是把美國人視爲對學校最重要的觀念丟在一邊，而有奇特的成功的人。

我們美國的教育制度是以未來的需要爲根基的。

我們美國人說：「這個兒童爲要使其將來成爲一個有效的分子起見，當要知道如何讀書，當要知道如何寫作，當要知道算術。最好，我們趁着他們尙有空閒的幼年時代，及早把這些教給他們罷。那麼，當他需要這種知識的時候，他會發現他自己已經有了。」

這正如給將要作危險的旅行者，以急救的方法一般，如果未有預先得這些智識，萬一緊急忽然發生，會致因爲太遲而趕不來的。在巴古里的殘廢兒童學校，我們發



現他的實施幾幾乎完全與這種教育學說相反，在這個學校裏，需要是在知識之前的，知識之獲得是在滿足需要。

其實巴古里的方法便是設記教學法，不過是由裏向外的設計法，或可說是反轉來的設計法。在美國行使設計法的學校，其設計的選擇通常都以未來的需要為基礎的。其設計是由教者選擇以便其學生們得到將來或許要用的知識。可是在巴古里學校，生活自身便會選擇設計，設計的選擇不是為着預期未來的需要的，需要自身便創造設計。

如果你高興，你可以想像：一羣兒童和他們的教師離開了教室，坐上火車，跑到一個孤僻荒涼的地方。那麼，他們的需要即刻會發生，教學也即刻會開始。

他們當會需要住所，為避風雨起見會要一個屋頂，為避寒起見，會要一個火，生火必須有生火的材料，生火的方法，生火的地方，為蒐集生火的材料，學習生火的方法，選擇生火的地點起見，他們將習得一些任何教室中所不能習得的技巧。食物的需要，換句話說，便是要錢或要所獵得的東西，無論是要錢或是要東西其需要都是很急迫的。

飢餓的自身，或怕飢餓，都會驅使他們向前走。試再想想，在這種急迫的需要當中，有一個有學問，富常識而帶有許多書籍的教員以應付他們的需要，其教育之有生氣爲何！如比如他們因爲用杉木做牀，可以因這杉木討論到松樹，柏樹；再下去可以得到許多樹木的知識，可以得到植物的，生物的乃至進化的各種知識，總之因他們的需要和興趣，有多遠便可以到多遠。

老實說，這便是巴古里所用的方法。其所得的結果之好是出乎吾人意料之外的，以下便是巴古里學校的有趣的故事。

一九一三年捷克斯拉夫有一個著名的殘廢治療家姐滴里克博士 (D. Y. Ged-tiche) 想在他的治療所裏添設一所殘廢兒童的學校。他所請的教員是一個名叫巴古里的青年。

巴古里對於殘廢者的教育是不知道的，他更沒有特別受過如何教殘廢者工作以得自食其力的訓練。可是他有的是心和腦，（熱誠和思想）他便靠這兩件進行他的事業。

他看到他所照料的殘廢的小兒童一天到晚都是倚賴着旁人。他看到他們自己覺得是與其餘的人類分開的；他於是乎即刻生出了一個觀念，要使得他們各個人都認自己是有用的。他便着手製造一些學校的用具。在開始的時候，他並不知道這些拙劣的東西會給與殘廢兒童以自信力。他非常驚訝，當他叫一個一個的殘廢者們來幫他工作的時候，他發現了他們是人，是健全的人！這事在平常人看來必以為是不可能的事，那知他居然來幫助，而且真正的幫助。

漸漸地，他要他們的幫助一天多過一天，到了他們學到會用工具的時候，不管他們是不是殘廢，他把一件事開了工，便丟給他們去完工，而自己去做另一件事。這樣地過去，一個星期一個星期地過去，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既不上課，也不研究什麼，所有的時間通通用在做東西上面。可是藉工作和服務的才能上，巴古里把兒童們訓練成功一班自重的自信的人。同時，他又訓練他們使用尚可以應用的身體上的各部份：

星期天，他們是不做工作的，一天就那麼空閒地過着，有一個星期日，其他的兒童們還在閒散着或默默地環視着的時候，有一個兒童因要得不耐煩，便走到巴古里跟

前道：

「巴古里先生，我想寫封信給我的媽媽，你高興代我寫一封嗎？」

巴古里回答道：「我不願代你寫，但是我願教你自己寫。」「你真能夠這樣做嗎？」那孩子問。

「真的，只要你願意學。」

於是他便開始教那孩子書寫。其他的兒童都很有興趣地圍來看。他們也拿起鉛筆和紙來寫字母。他們曾經學過用圖案來裝飾東西，現在他們使用字母來做圖案。在他們的紙的邊緣上有且的，或A的，或的字L樣。兒童們因為發現了他們自己的進步，便非常興奮，在整個星期天，都努力地不停地寫下去，到了夜晚去就寢的時候，他們把紙放在枕頭下，把筆放在手邊，預備第二天早上起來又寫。星期一，一起來即刻要求學寫字。巴古里答應了他們，第二天又是一樣，再過一天又是一樣，這樣一直弄了兩個星期，兒童們除了學寫字以外一件事都沒做。到了第四個星期之末，各個兒童都能够寫字了，才回到平日做東西的工作。

因為發賣他們所做的東西，發生了一個問題，這便是，要多少錢才賣呢？要解決這個問題，須要用算學，巴古里告訴他們如何才能解決這個問題，於是他便講了像下面那樣一段話。

「要解決你們的問題，須要知道數目的相加，你們一生一世將要遇到不少的這樣的問題，你的將來要碰到各種數目的相加的問題，可是把數目相加的方法并不多，不要費好久的時間就可以學得到，就像你們從前學習書寫一樣，你們願意立刻就開始學習嗎？」

兒童們認清了他們的需要，趁着他們愛好新鮮的心理，把自己完全投之於學習加法的工作中了，很奇怪的，只有幾天工夫，他們已學會了，又回到他們平日的工作上去。

像這樣地，漸漸地，兒童們已得到了不少的知識，他們的工作會自自然然地領導他們碰着需要，因之而追求知識，而獲得知識，他又鼓勵他們去向其他的人請教，他又指示他們書本中所有的知識要比他先生所有的為多，這樣一步一步地向前進，他們

已受了教育了。

當我聽了他這番話之後，我問他道：「這樣地去獲得知識，兒童們對於學校各科所得的知識是不是和普遍的學校的兒童所得的一樣多呢？」

回答說：或許沒有那麼多，在文字知識一方面，他們要比普遍學校的兒童們低一年，可是你要知道他們在這一方面所得的是些什麼呢？我們學校有一個兒童要去進中學，我只給了他六個月的特殊訓練，去學習那些中學校所需要而我們視為無用的東西，如形式的文法，拉丁文或高深的數學，他不特進了中學，並且在中學裏面照常進行下去而無問題。

這個實驗的前部是在大戰之前開始的。當大戰爆發的時候，殘廢的兵士從前線送回佈魯加、姐滴里克博士遂把這殘廢兵士收容所和殘廢兒童學校聯合一氣。一個在戰場上失掉了一隻手的兵士，來到所內調養，和學習手藝，很感覺着他的生活之無望。那知他所遇到的巴古里所教的兒童們，其殘廢有更甚過於他的。而他們的臉上看起來，並沒有他心中那樣失望的情形。因此，他有了生氣，有了樂趣，有了希望。他自己會

對自己說：「如果這些殘廢的小孩們，能高興地生活得下去，我以為我也能夠。於是這些兵士們得到了再生，他們對於兒童們友誼之深重，一直到如今尙沒有減少。」

殘廢的兵士和殘廢的兒童並肩地工作，或者裝飾，或者雕刻，或者做東西，事業發達得很快，並且邀請了專家前來幫忙。工作場有十五個之多，鄰近的健全的成人都吸引了來與殘廢的兒童和兵士共同工作到了事業發達的時候，工作場已成為公共的工業場所，很需要有訓練的事業管理，為獲得更大的效率起見，又有分工的必要。

可是巴古里是一個教員，不是一個工業專家，他以為他的殘廢的兒童們須得要學習與生活有關的各科事物，家事，園藝，買賣——他不願意要兒童覺得是被迫而入工廠的，所以他把他的學校改為一個自動的兒童社會，在這裏面，學生們和教員們是同等的，教員不是高高在上的，乃是其中的分子，是他們的朋友，是他們的顧問。

我們的手工科和工業學校只是知道培養應付一種單獨的手藝的能力為目的，而不顧其他一切。巴古里則不然，他的進行遠過於此，他要培養學生更大的能力，擴充學生更大的知識和眼界。

巴古里爲儘量地擴充兒童們的環境起見，他殘廢入一些爬在窗戶上，看又加兒童工作的，在街市上流浪的健全兒童，後來姐滴里克博士又多買買些地，以應學校的增加不已的需要，又組織了一個指導委員會來處理學校中重要的校務，而讓姐滴里克博士專門去打理殘廢軍人的事體。

這個指導委員會要巴古里把他的教育事業多少要依照奧大利——捷克斯拉夫的前身——的學制辦理，巴古里不願意。

「如果你們不願意給我以自由，完全受國家學制的傳束，而依照從前開辦時的理想辦下去，我就走。」他說，「並且兒童們也將同我一齊走的。」

那知這委員會一定要堅持他們的主張，巴古里便和二十二個殘廢兒童，一個同事，三個看護離開了姐滴里克療養所。這是一九一九年三月。

那時候巴古里袋中只有五塊錢，在佈魯加租了一間房間，交了一個星期的房租便完了，他帶了幾個兒童在他自己的房間裏住，其餘的有幾個在警察處的流浪兒童收容所住，有的回家去住，但是白天大家仍然回到巴古里的住所來，自由地工作以期



維持生活。

因爲沒有錢買工具，兒童們使用他們的小刀雕刻，他們做了玩具，花架，盒子，他們自己組織起來成爲一個分工合作的小社會。巴古里則出去講演，使一班的人都注意他們的進行。

到了一星期之末，他們做東西所賣的錢，足以維持下一星期的生活，因此他們非常的歡喜。又過了幾星期，忽然得到了一個富翁的一十五萬「克蘭」（CROWNS）的捐款，他們很感謝他，可是他們自己不用，倒反把這一筆款子送交教育部，以作需要此款

的兒童們之用，他們能自食其力，除生病外不要什麼。

在此地我們可以看見，巴古里的辦法與習俗相傳的教法相反得利害，他們教育就是生活，兒童們要自食其力的。

這與世俗所致力於要給每個兒童的充分的教育的辦法恰恰相反，在美國更爲不對，要定出強迫兒童入學的法律，不問他需要不需要，總要他受完某一定的形式課程。在某一方面，這種辦法或許是對的；可是或許太對了。在我看來，是有志能自食其力

以求進修而入中學入大學的學生，其所得的，當然要比因為有父母的供給，和免費學校可進而照例入學的學生為多。我們美國人以為每個兒童都應當受教育，殊不知我們們之所謂「應當」並不是對於受教育者的應當，乃是世俗之所謂應當，國家之所謂應當，父母之所謂應當，雖然說是教育，然而不是生活，或許我們用法律規定要不能欣賞或利用我們所給與的教育的人受教育，其企圖是不可能的，無效的。

後來又有人送了一些工作用具給巴古里的兒童們，他們則老實地收下了。這些用具給他們一個更可獨立的機會，做更多工作的機會。另有一事，也可算是受了人家的暗贈：兒童們因為用手造各種貨物的胎形太感困難，便請一個工廠代做，他們再把這國形加以修飾點綴以之發賣，到請工廠開價目清單時，他的經理認為應當幫助他們，所以不開給他們。

這樣，那些兒童們每天可以賺一百五十孔倫（Kronen）在某一時期，可以值兩三塊錢美金。因為如此，他們這一班師生們——一共十七人之多，生活已不成問題了。

那年夏天，馬塞尼克博士（Dr. Alire Massryk）創立他們的「小軍營」允許這

營裏的孫子們通通加入斯洛發克亞 (Slovakia) 的夏季營幕，巴古里的兒童們也會被請加入，在這兒由喬治亞，亞梯倫塔來的米斯哈尼生 (Miss Farnell Harrison) 第一次會到了他們。

米斯哈尼生便在那兒指導夏季營，他見到發起做木偶戲的人是巴古里的兒童們，編劇本的是他們，雕木偶的是他們，修飾木偶又是他們，發起辦營報的是他們，實行這設計的是他們，編輯是他們，印刷也是他們，他自己問自己，這究竟是一回什麼事？巴古里所給與這一羣殘廢者的創造的思想和能力，要比一般健全的兒童爲多。

他一回到美國便向他的朋友們宣傳巴古里所進行的事業，並且藉美國的少年紅十字會之力，募集了一批款子，替巴古里和他的兒童們買了一所房子。

這便是高高在上俯視佈魯加城的那所屋子，也即是我們第一次看見巴古里的兒童們工作的房子，這雖是一所舊的房子，然而地方都極幽美，如果全部都可以用，那便很够了的，可是捷克斯拉夫也同其他的幾個歐洲國家一樣，有一種嚴厲的租屋律，禁止屋主強迫租客遷移，因此從前的租客並不遷出，而只遷到樓上，不得已只好把樓

下的地方分做學校，工作場，售貨處，寢室，餐室，兒童們雖有一部分人住在學校，仍有一部分人要回家住宿。

有一個孩子是做嵌木工的能手，他初來學校的時候是拖着他一雙無用的脚爬來的，他曾替他自己做了兩枝長而細的拐杖，他把他們放在挾窩下，可以支持全身的重量，以便用手做事，行走時，便把兩隻交換移動以代步，這樣事雖然奇怪，但是比兩手爬行，兩脚拖在後面總要好得多，他因此十分歡喜，而努力工作，他是羣兒中的手藝司務。

他旁邊有一個駝背小孩，正在畫沙發椅墊上的圖案，却並沒有什麼樣本，完全是隨手畫的，其結果非常美麗，他自己也十分高興。

在其他的兒童之中，有一個小女孩，用他三個僅存的手指頭，（他的右手完全沒有了）拿着一把小刀，向挾在老虎鉗上的木盒雕刻，他也是不打圖樣，隨手雕刻的，雕好之後又上顏色，他的工作真是令人可愛，我們不能自禁地即刻就要買幾件，他於是乎便叫那無手的佛蘭踢克——兒童們中的商業經理，佛蘭踢克聽得叫喚，便把脚由

鞋子裏脫出來，即利用腳趾收了我們的錢，其伶俐敏捷實未曾見過，又把錢放入褲袋裏，這樣真令人「嘆觀止矣」。

我們看見那些房間都放滿了工作拾和兒童的作品，我們不知道他們在那兒睡覺，因此問道：「兒童們在那兒睡呢？」

我們的問題給兒童們聽着了，他們即刻格格地笑起來。「把工作拾面拾好，東西掛上去，於是乎每一個拾子，即是一架牀鋪。」

巴古里對我們說：「請你們聽聽兒童們的唱歌才走罷。」

他把他們叫到廚房裏去，那兒是一個最暖和的屋子，是唯一的沒有堆東西的地方。我們坐在廚房的椅子上，靠近看門口，兒童們齊合在窗的前面，沒有那一個身體上沒有殘缺，個個都穿着工作衣服，看來真覺得可憐。遠遠地幾道街燈的光線由窗戶射入，照在兒童們的身上，瘦而長的巴古里站在我們和兒童們的中間，之汽油燈的下面，面對着兒童們，各個兒童的眼光都對着他，表示着期待着的模樣。他叫他們唱民間歌謠，用一個音發音以定歌唱的高低，他們很熱誠地完全把全副精神投到這歌唱裏，雖

然無樂器和奏，但其聲音豐滿，好聽，而自然，並且極整齊毫無參差，他們對於歌詞的意義十分了解，所以他們的歌唱不僅是高調的和諧，乃是思想的表現，心情的奔流。

其次唱一個滑稽歌，他們一面唱一面笑，並且一面表演，我們雖然不懂得他們一個字，我們也忍不住發笑。

其中有一個年長點的兒童單獨唱了一歌給我們聽之後，巴古里回頭對我說：

「他們想對你們各位唱貴國的國歌，表示他們感謝貴國的盛意——因為這座美好的房屋，是貴國的人士捐助的。」

於是便高聲唱起「星光燦爛之國旗」(Star Spangled Banner)來了，他們用斯拉克調子唱着，緩急長短也不相同，英語不免破碎支離，可是反而有趣，他們對於美國人那種真切的感謝之情，可愛的，有禮的面貌會深印在我們的腦中永遠不能忘掉，我們從來沒有感到這樣地謙和，也從來沒有感到我們的國歌這樣地動人。

我們尚沒有把我們的情感平靜下來的時候，兒童們又唱一首斯拉委克古歌——是一首充滿了民族的悲哀和痛苦的歌，那小小的臉兒在幾分鐘以前尚是堆滿了

笑容的，含蓄謝感着之情的，現在呢，變爲憂愁，變爲沈痛了。他們的心給所唱的歌的每個字所打動了。

當他們唱完了之後，我舉眼看我們的同伴們，是否同我一樣，也給這些兒童們的歌聲感動着，那知他們個個都爲之泣下了。

巴古里已經得着探尋每個兒童的蓄能，和誘之而出的秘訣。不論這種蓄能是音樂，是幹才，抑是手藝，他都給他找一條出路。他可以使殘缺的身體表現出優美的精神。巴古里對於兒童們那種深切的信心，是於他的成功頗有關係的，他覺得大多數的兒童，是有好幾種才能的，而每一個兒童，那怕是一個殘缺的，至少也有一些。所以他的問題是發現和發展這些特殊的才能。他藉他的「生活的設計教學法」有意地去考察每個兒童之所長。在這兒我們見到有與可性奈，山德孫用以發展兒童的自信心的相同的原理。可見巴古里能用生活自身做大設計，其所給與發展的機會則高過他們不少。

舉個實在的例子來說：有一個殘廢的兒童，手臂很短，而手掌和手指又非常的長，

他認爲如果用這種特別的手，去學石印，一定很好，他因爲找不到石印的司務，他便自己去學石印，以便指導這個孩子的石印工作，以印證他的思想是否錯誤，到現在果然不出巴古里所預料，這個長手掌的孩子，居然成了一個石印專家，其技術之妙，遠過於普通一般的工人，這已經把缺點變爲長處，殘廢者成爲專門家了。

薛乃德博士 (Dr. Herman Schneider) 是星星拉體大學的工商科主任，曾經找出了一種方法，可以使巴古里的許多方法得以在普通學校中實現。他那所謂「合作制」(Cooperative System) 已經給不少的工業學校採用。安梯阿出大學正好想把他在藝術方面試用，其方法是以教室的功課和實際的工作互換。學生們以一定的時間，幾天或幾個星期受僱於電氣公司或鐵路局，又以同長的時間在校內研究。薛乃德和巴古里一樣，也注重用細心的觀察和實驗去發現每個學生的特長。

或許我們美國的教育依到這個方面辦下去，於教室與生活中的鴻溝可以減少一點。我們一經得到了以兒童自己的生活所生的需要而自去盡其所長的學習原則，便可以如巴古里一般應用之於年幼的兒童。其實這種辦法，在我們美國有些職業預



備學校已經實行，如紐約的洛且司特（Rochester）初級中學便是這樣辦的。

在巴古里的教法中和他的兒童們的彼此教法中，都帶有些徒弟制的意味，巴古里便是他們的師父，引導者，顧問者，可是決不僅是徒弟制，尚有教法的原理，領導着兒童們不斷地向寬大的生活道上前進。

傳統的教育學說究竟有多少對呢？對於兒童將來的需要的材料和預備，究竟須要多少呢？我們不能回答，當然無疑的，有不少的東西，兒童如果有時間應當學習的是，可是我們的現行學制對於將來的需要之決定又太過火了，這也是無疑的。美國的科學的課程的編制即是正在大事芟除許多以為要學的事實和技巧，在這最小限度的課程之外，我們所要做的便是才能的發展，我們知道才能是不可少的，才能之重要不亞於人格。所謂才能如思想的才能，上進的才能，對付不及預料的事情之才能等等都是。可是我們若只把知識為教育的中心，而注入一些在理論上以為兒童將來會需要的知識，那便是走錯了路，雖然不能說走錯多少，我們看了巴古里的驚人的成功，已可知道我們走錯了不少的路。美國大多數的公立學校的學生都學代數，却很少有人

在他後來的生活上見他有多大的用處，社會事體之價值的判斷是很重要的，可是很少給學生受這樣的訓練，反而只教他盲目的崇拜，利不分皂白的想着，所以學生之有判斷價值的能力，全靠他自己的努力。

然而，縱然是我們對於將來的需要之預料的一事，不免做得過火，可是我們不能完全把我們整個的學制通通丟掉的。如果真如此幹的話，便須完全靠生活的機會去碰了，碰到便學，碰不到便不學，其不妥當還是一樣。所以我主張我們或許採一個折中的辦法，要一個中庸的課程。

我們所要的或許是巴古里在他的殘廢學校所幹的，我們把他所幹的作為我們的目標，當比獲得拉丁文和幾何學的知識為重要，甚至於要比地理和算學的知識為重要。

無手的佛蘭錫克已把這種情形寫給我們看了。他把巴古里的訓練對於他是怎樣的，說得很清楚，他的訓練，能使一個人覺得自己是有用，而不是無用，使人覺得自己是能在世界上盡他一分的責任的。下面前幾節是由佛蘭錫克的自傳中之前部摘錄

下來的。後幾節是寫他如何得巴古里的幫助而能用腳工作的愉快。

「我不只一次，乃是時常地這樣想道：『爲什麼上帝忘却了我？他是不是因爲缺少了泥來做我一雙細小的手呢？如果他把我做完全，爲什麼他要將生命付給我？』」

「我一想起我的前途，我便覺得可怕，唉，何等地可怕呀！我心中十分地覺得憂鬱，唉，何等地憂鬱啊！我坐在大路的旁邊——一個僅僅十歲的哲學家——乞討着，打我身邊走過的人們，看見我們敏捷地用腳拾起他所擲下的錢，無不嘆爲新奇。唉，一個人終歸是能藏學的啊，這樣地我在塵埃中坐了又坐，終不克於乞食……」

「可是我坐在路傍，乞討着，想着：『你將每天都會這樣地坐着，一小時一小時地度着你那淒慘的生活，因爲你不能做工啊！這是何等的可怕呀！』」

「我不要這樣，不要，永遠地不要……」

「我請求『他』因爲『他』管理着自然律，保佑我的腳，因爲我的先生，和我要叫牠做工呢。」

「工作，你這美好的工作，你這使我消失了痛苦的工作，我感謝你！」

## 結論

上面各篇所述的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們美國人看到這幅歐洲各校，也同我們本國的各校一樣地追求良好的教育的景軸，對於將來的教育將作如何的感想呢？對於改造我們的學校以適應這新的，複雜的，善變的社會制度的需要上，有在幫助沒有呢？

當然幫助是有的，比如翁多之主張今日的教育，必須把工藝的，科學的智識，與文藝一同並立，並當努力於適合個性的教育，達爾登制之把教育的責任移於學生的身上，和打破正式的時間表；柏德里斯學校的均衡的生活，個別的教學，和男女生之間的友好的關係；馬肯德之自學教具能給兒童以自由及活動，並且能夠解決在擁擠的，不適宜的環境下的個別教學問題；歐尼爾之熱烈地反對壓迫，而以願學的志向以替代之——凡此等英國的實驗，都於我們有所幫助的。

比利時的德可樂里之藉與實事實物之接近來教育，之讓兒童們藉教他人以學

習；荷蘭之人道主義學校之培養大同精神——人類之愛；法蘭西的可性奈之發展合作的習慣；瑞士的格那尼塞格之由「家長」照顧各組的兒童，平均地注重手工的，生理的，德行的，心思的教育，乃是歐洲的新學校之特色。漢堡之大膽的教育革命，指示着縱然把所有的傳統的方法通通去掉，也能有所成就；坑斯科的捷克孤兒學校用美、愛、利了解圍繞着兒童們而能很活動地滿足其需要；巴古里在佈魯加之深信各個兒童之有蓄能，而能用他的天才以發展之，且能藉實際生活以行其教育——由這些，我們又得到不少的借鑑，我們離開他們，充滿了興奮和思想。

可是我們的問題，因此便得到解決沒有？我以為天下的問題沒有一個現成的答案的。對於這事，我們仍然要不斷地努力——雖然不像從前那樣盲目，而多少有了一些端倪，可是目標却尚未曾見到。

我們對任何一個實驗學校，不論是歐洲的，抑是美國的，都不能夠說：「看罷，這裏便是理想的道路。」可是我們已能夠看見不少的趨向，並且我們覺得在我們的學校裏如照到這些趨向走上去是不會走錯的。

把我們學校的組織改活動點——多活動一點，一時一時地，一天一天地，使他更容易變動一點，那麼這組織便能夠以他自己去說兒童的需要和興趣了。

讓兒童們在其時間和工作的分配上多有點自由，以發展其興趣，以進行其獨立的研究。

讓教師與他的學生們多多接近，然後他才能够親切地了解各個兒童，而能够使其教學適合於兒童的需要和興趣。

把學校的生活成爲校外生活之一部，然後學校作業乃能與兒童們所感覺的生活需要相密接。

讓教師們薰染着高尚的理想和卓越的志向，因這種教師的無形中的感化要比只知讀死書者大的多。

認清兒童們的個性，讓他們依他們自己發展的速率前進，各人的需要或才能便是他的充分發展的基礎。

讓兒童們，由密切的團體活動，以發展其社會之統一的，互相倚賴的意識。

當我們向着這些趨向做下去的時候，凡是在我指導下的兒童們，將漸漸地長成比我們更能對付生活問題的成人；將有更多的方法以辦理未來的教育。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一日燈下十二時脫稿於廣州中大附小

### 德國職業指導實施法

顧森樹編 一冊 三角

本書為德國著名職業指導專家及心理學家五人合編。譯者將其中最切實用之部分，節譯成書，定為今名；對於職業指導機關與學校之合作方法，及職業指導機關之組織方法，均有翔實之研究。乃職業指導機關及為父兄師長者，所必備之參考書。

### 柏林職業指導總局概況

顧森樹編 一冊 四角

本書分為三大編：(1)參觀柏林職業指導總局紀要，(2)柏林職業指導總局第一一年報告，(3)職業指導總局各部分之報告。所載方法精密，條理明晰，大可作為我國職業指導之借鏡。

### 德國職業補習學校概況

顧森樹編 一冊 四角

本書敘述德國職業補習學校種類與普通教育之聯絡；發達之略史，法令、行政、教材及各種農工商職業學校，末述各項職業教員之養成。對德國補習學校辦理情形，言之甚詳，足供參考。

### 蘇俄新教育

顧森樹編 一冊 五角

內容分述蘇俄新教育之基本主義，教育行政組織，教育宗旨與教育制度大綱，幼稚園，統一勞工學校，職業學校，高等教育機關，成人教育及社會教育，以及一般文化教育的設施等，無不詳為說明；得此一書，可以了然於世界嶄新國家之蘇俄教育設施為何如矣。

中華書局發行



# 中國教育辭典

精裝一巨冊 定價七元

本書由教育專家二十餘人分任編輯，由余家菊舒新城兩先生總其成。編制體裁，略仿德國萊因，法國畢松，美國孟祿等教育辭書之例；於教育原理、方法、行政、史傳以及有關教育之他種科學，均分別叙入，而於中國現代教育制度之沿革，古今教育思想之變遷，尤三致意焉；為研究教育者必備之要籍。

## 專科詞典

- |         |           |         |           |         |
|---------|-----------|---------|-----------|---------|
| 中華百科辭典  | 中外地名詞典    | 數學詞典    | 理化詞典      | 博物詞典    |
| 舒新城等編   | 丁警成編      | 倪德基編    | 陳英奎等編     | 王烈等編    |
| 精裝一冊 八元 | 精裝一冊 二元五角 | 精裝一冊 三元 | 精裝一冊 一元八角 | 精裝一冊 三元 |

中華書局發行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印刷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發行

歐洲新學校（全一册）

◎ 定價銀七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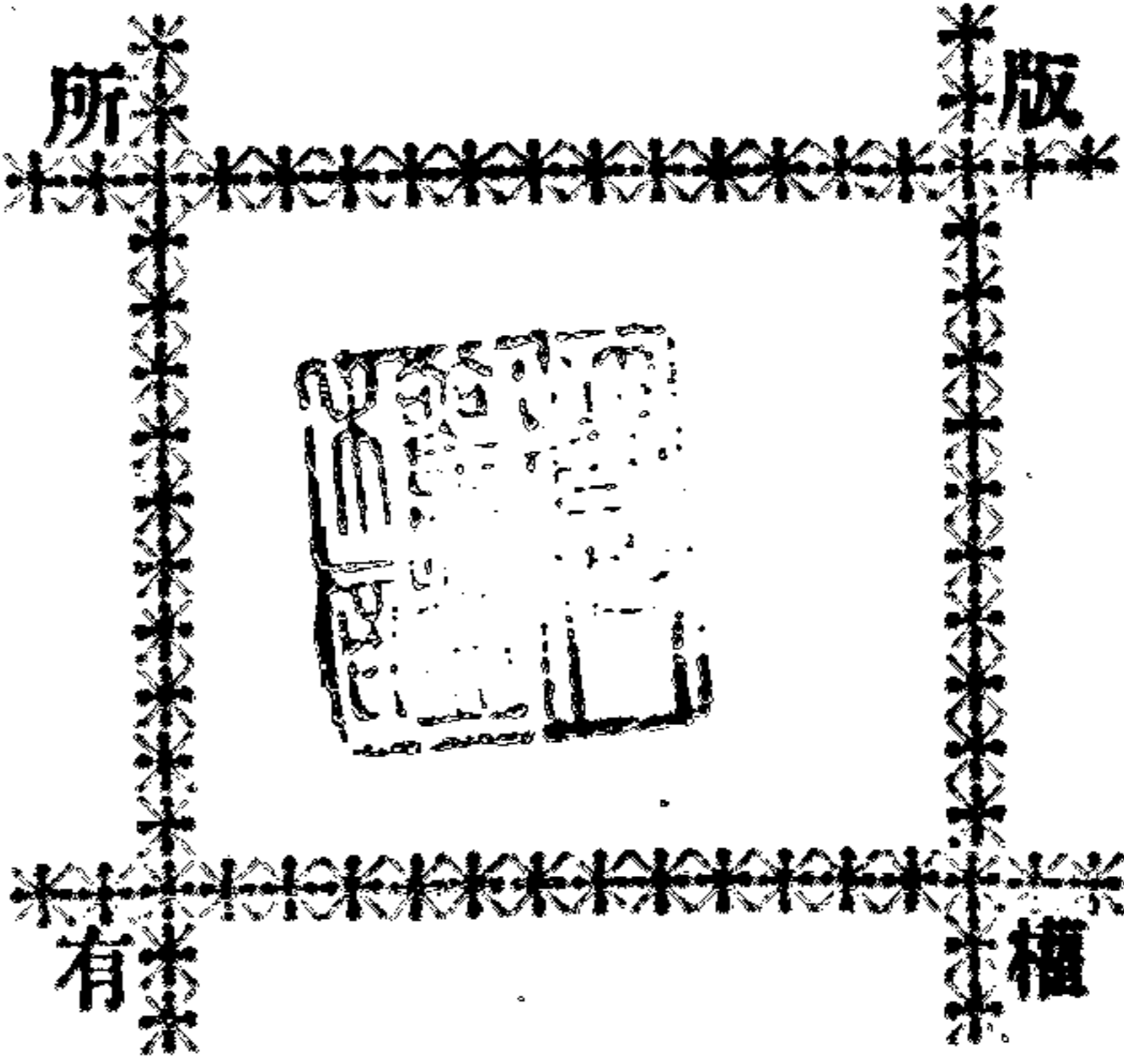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郵匯費）

譯者 唐 現 之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

分發行所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州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  
遼寧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

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

索書號 370.9 總登號 750  
5020

標商冊註

